

上海婦女



第二期

2021/12/13/0402

上海婦女

第二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發行人 蔣逸霄

出版者 上海婦女社

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二二號

電話 三九四〇九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二八〇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 文字 非經 允許 不得 轉載

如蒙長期訂閱請開明地址及應付款項直接投寄本社經售處概不代定
本社辦公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六時星期日停止

定價		訂購辦法		定價連郵費	
零售	冊數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預定半年	十二	一角	一角六分	二角五分	
預定全年	二十四	二角	一元七角	四角四分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一分與半分者為限					

每月五日二十日出版每卷十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國幣一角

上海婦女投稿簡章

(文字華而不實，或涉及政治黨派者，恕不登錄)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稿尾必須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發表時署名聽便）。
- 三、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四、稿子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五、來稿請逕寄上海公共租界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二二號上海婦女社收。
- 六、來稿發表後以現金奉酬，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稿件除五千字以上之長篇者外，概不退還。

鼓箭

堅固牌

各式 男女童 跑鞋 網球鞋

上海義生 校膠廠 出品

美觀耐穿

定閱本刊 請撥電話 39409 當即派人送上

上海婦女二卷一期要目

百年來中國的婦女.....	三碧
中國婦女應負的任務.....	三碧
蘇聯文學中的新女性.....	三碧
戰事 鄉鎮的小學教員.....	三碧
婦女 一對流浪在街頭的夫婦.....	三碧
生活 收容所裏的職員.....	三碧
特輯 困守在收容所裏的母女倆.....	三碧
從演習愛與死的搏鬥說起.....	三碧
徵募寒衣捐.....	三碧
隨筆 所謂貞操問題(兼)關太太的中秋節亦愚(二)房東太太(國城).....	三碧
新舊時代 (長篇創作).....	三碧
婦孺院 (獨幕劇).....	三碧
抗戰時期教學雜感.....	三碧
魯迅先生所留給我們的 (魯迅逝世二週紀念).....	三碧
創作 夜——在血腥中.....	三碧
選載 阿炳娘.....	三碧
創作指導.....	三碧
信箱 內地通訊 寧波保鎮的婦女狀況.....	三碧
信箱 關於書目的補充.....	三碧
憶捷克女兒沙洛揚.....	三碧
結婚的形式要件 (法律講話).....	三碧
給妹妹的信 (研究無線電).....	三碧
編後語.....	三碧
封面插圖 (烏斯貝克青年女子參加蘇聯全國運動會).....	三碧

人和醫院

住院生產 醫師接生 三十五元 一切在內 貧苦免收
院址法租界莫利愛路卅六號

統治各科病症
產科尤為擅長
病房清潔雅靜
醫生富有經驗

上海唯一薄利萬貨商場

新新公司

十一月四日起

大減價紀念

二樓服裝部
純毛花呢
每件九元半
定製現購
一律歡迎
新式軟底女鞋
黃皮童鞋
每雙七角

四股二百
抵羊毛絨線
每磅三元三
不脫色
漿印花
直貢一元
三碼
義利糖菓
半價

犧牲品太多未能盡錄

上海劇藝社

第四次公演.....

羅曼羅蘭傑作 李健吾翻譯 許幸之導演
「愛與死的搏鬥」 革命史劇 古裝演出

同時加演.....

奧尼爾著新劇獨幕劇 范才翻譯 李健吾導演

「早點前」

日期 十一月五日六日(禮拜六及日)
地點 法工部局禮堂(環龍路十一處)

前家庭工業社兒
童齒科醫院醫師

丁瑞雲牙醫師

門診時間——下午一時至六時星期一停診星期日照常
地址——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園坊卅九號 電話七七四三五



廿七年十一月五日出生

武漢廣州陷落與我們的認識.....三石 (二)

百年來中國的婦女.....碧遙 (四)

母圖殺女案(補白).....悟端 (五)

明星優伶與婦女運動.....許幸之 (六)

德國的勞働婦女.....哲非譯 (八)

半月漫談

二次國民參政會(亦嘯)終生大事(青紗帳)
最後勝利(亦愚)

病牙 (九)

魔窟游記

克留波娃(蘇聯女參政員之一)

陳驥譯 (一四)

內地婦女生活(失陷後的通州婦女)

茅塞 (一五)

抗戰與婦女節約

張溯源 (一六)

魯迅逝世二周紀念會

桂芳 (一七)

如何為中國而生(補白)

茗文 (一八)

文 新舊時代(長篇創作)

關露 (一九)

藝 毒販(短篇小說)

洪波 (二一)

家書(新詩)

夏螢 (二三)

戰後上海女招待的生活

沈敦 (二四)

看了「愛與死的搏鬥」以後(戲劇介紹)

逸霄 (二六)

介紹「彼得大帝」(電影介紹)

雪松 (二七)

創作選載

惠華

湫華 (二八)

指導者

紅燈 (二九)

哲學初步研究書目

孟思恬 (三〇)

給妹妹的信(研究無編電)

吳觀周 (三一)

編後語

編者 (二三)

封面插圖(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娘子軍)



武漢廣州失陷與我們的認識

三石

十五個月來，中國的人民經過了幾次嚴重的試驗，現在又碰到一次更嚴重的，那就是廣州武漢的失陷。本來對抗戰悲觀的，那不必說更有了悲觀的理由。本來存着妥協念頭的，那自是更盼望妥協的到來。假如說，中國的民衆都像這些人一樣，那中國不但是不能越過這艱巨的十五個月，根本連這次抗戰也不會發生的。幸而這些人只是少數中的少數，在我們廣大的人口，僅是滄海的一粟。雖是如此，但我們得防這些人播送有毒的悲觀論調，妥協論調。不但我們自己要為這些論調所眩惑，並且我們要在羣衆面前揭破他們這種論調的虛偽。爲了這一點必需，對各方面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是必需的。

(一) 廣州武漢是如何陷落的

因爲這次廣州武漢的陷落，有人懷疑到我國兵士作戰的能力，也有人懷疑我們指揮部的指揮能力。我們現在要問廣州武漢的失守，是由於士氣的不振嗎？顯然不是的，我們從新聞紙上和各種報導上，都可以知道中國的士氣的不可侮。那是不是由於指揮部的不善呢？也不是的，我們堅守武漢五月，在這五月中有計劃的獲得德安大捷，我們能說我國的指揮部不善嗎？顯然上面兩點懷疑都是沒有根據的。

那究竟武漢與廣州怎樣失陷的？我們要說武漢與廣州的失陷原因是不同

的，先說廣州的失陷，廣州失陷最大的原因是爲了廣州政治機構的不良，廣州在陷落前在政治上是一國三公，黨，政，軍三界不能緊密合作。所以處處地方牽制，樣樣事做不好。民衆的生活固然不見改良，民衆的動員，雖然喧騰在報章上面，但是只是表面的動員。軍隊的配置和駐紮地點在這種情形要得適宜的部署自是很難的，即是國防的重要設施，也受到影響。我們都知道×人在廣東謀報工作做得很好，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諷言易進了。現在廣州如此，正是給了全國人士一個猛省的機會。廣東軍政領袖在他們向西江上流撤退時，他們或是發通電或是發表談話，都表示他們的決心，我們是盼望他們在受這次打擊之後成長起來。其次，錯誤估計國際形勢也是使廣州如此迅速失陷的一個主要原因。許多研究國際問題的人，把歐洲的安定。爲遠東之福，但有一著却沒有估計進去，就是既然英國在歐洲不肯爲仗義直言的義士，在遠東那裏就會變成睡龍必較阻礙得強者的勇士呢？但中國有一班文士，的確相信慕尼黑會議一開，英國就調轉頭來管遠東了。×人呢？却了解，這正是一個機會，在英國徘徊歧路之時來擄取廣東。而我國呢？各處的國防建設却未興築，防線未有確定的劃分，這樣自然不易保有廣州了。這真是給我們一個非常重大的教訓，就是我們只能盼望外力給我們助力，但不能依賴外力，同時取巧的心理和一切非分之想是萬萬存不得。

但武漢怎麼失陷的？我們可以說五月來的保衛武漢戰爭，將是我們民族

史上的光榮一頁。在我們武器不及人的條件下，我們克服了它，我們堅守了五個月，已使這個戰役成爲世界的了。無怪各個報上，都說我們雖是揮淚從武漢撤退了，但我們是勝利了。也無怪在武漢陷落之後，X人積極求和，實是因爲十五個月來的味道已經够苦，尤其武漢這一役他們捏了一把冷汗，再向上去嗎？一切都成了問題。

武漢的撤退，譯報周刊稱爲「自動的戰略的放棄」，這是什麼理由呢？那是我們的撤退，是自動的，不是被動的，因爲是自動的，所以是有計劃的，因爲是自動的，所以合於戰略的。我們看到武漢居民早已在幾個月前作有計劃的撤退，武漢的機器早已移到內地，武漢的金融機關也早已撤向內地，最重要的是在我們撤退時把一切重要建築物都破壞了，主力軍不但未喪失分毫，而是作了全軍有計劃的撤退。這成爲X人的心腹大患，他們早已說，假如中國的主力軍不崩潰，要征服中國是不可能的。

(二) 我們勝利的條件是不是具有着

我問我們勝利的條件是不是具有着，那可以回答一句是完全具有着的。第一，在上圖已經指出中國的主力部隊沒有喪失，不但如此，而且新兵是不斷的被召入伍，這一點在X方是做不到的。

第二，中國的經濟基礎日漸穩固，固然儘有好人放空氣，說中國的存銀減少了，但事實是中國的存銀是沒有減少。儘有好人乘機買外匯，希圖搖動法幣信用，但事實却有出人意料，就是在淪陷了一年餘的華北法幣的信用一日強似一日，這真是可作爲我們這班只顧自己不顧國的同胞一個當頭棒喝，在輸出方面說，中國土貨的輸出，不但未減少，反見增加，法幣的支持者有人認爲是英國，不然，英國可以說是我國法幣的更積極的支持者。英國雖然企圖用經濟力量壓迫我國妥協，但在我國堅持抗戰時，他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正是逼迫他不得不助我國的一個有力條件。

第三，說到軍火，的確廣州的失陷，使我們軍火的來源受了一點打擊，但我們現在從西南和西北建築了運軍火的路線，截斷這兩條路線的企圖，不是現在的X，所能實現的，這是使得他焦心，而同時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第四，說到我國指揮部的指揮能力，我國的指揮部的指揮能力，已經在事實上表現出它的能力，現在不妨談一下它是如何構成的，它包含着善於遊擊戰的最好的戰略家，它包含着，由最高領袖訓練出來的黃浦的幹部人才，

並且它是處在我們最高領袖的直接領導之下。

第五，說到根據地，在西南我們有着四川，雲南，湖南，廣西，湖北，江蘇與廣東之一部的肥沃地帶。在這裏我們可以予取予求，地下生的就够我們用的，不但如此，我們還有豐富的土產，可以輸到外國掉換我們需要的東西。在西北，我們具有着綏遠的一部，甘肅，寧夏，陝西三省，和冀南，冀東，冀察，晉，魯東等根據地。要說我們現在保持在長江上遊的主力軍，將來將作爲掃蕩江東之用。那以上各地帶的我國軍隊將是收回華北東北各地的武力。他們現在已能够自給，將來那些地帶的出產品，也將有助於我國對外的貿易，自然那邊尚需要興辦各種工業。誰說中國失去了都市，就失去了抗戰能力，那就是他尚不認識我們中國這塊肥沃的土地，也就是他不了解我們這得天厚的碩大民族的力量！

(三) 前途的展望

有人在担心，我國軍隊會不會反攻過來，也有人在問是不是會成爲一個偏安局面。我們最好問問說這種話的人：「你們是不是願意中國軍隊回來，你們是不是願意造成偏安的局面？」爲什麼要這樣問呢？因爲會如此，或不會如此的權不操在任何一個異國人手中，而是操在每個中國人的手中。我們如能變X的後方爲前方，那我們的反攻是有把握了。我們如能踴躍捐輸金錢給政府，那我們的經濟有把握了。我們如能踴躍爲國家出力，那前方和後方的工作都有人擔負了，而軍隊的補充也不成問題了。所以說中國的前途如何，不操在任何一個異國人手裏，而是操在我們自己手裏。

具體一點說，在這一階段中，在前線上我們要阻擋X的前進，達到消耗X的力量之目的。一方面我們在人力和軍火上加以新的補充新的配置。一方面展開淪陷區域的游擊戰牽制對方和疲勞對方，同時也是促進我國反攻的一個主要力量。現在各戰區中大小不等的建立了許多的游擊區，現在成爲中國堡壘的游擊區已經有兩個，一個是晉冀察邊區，一個在江南。不久的將來，將有無數的這樣堡壘出現。照這樣看來，一個光明的前途已經看到了。有一天，不只是希望，而是一定要實現的事實。我們配置完備的士氣振旺的軍隊，會在各地軍民響應之下，極迅速的克復一切失地，告訴全世界的人，中國是不會被征服的。

如何爭取這個前途，如何來爭取我們的新生，大家在自己的崗位上想一想吧，「我該做什麼？」



百年來中國的婦女 (續)

碧 遙

——南轅北轍娘子軍與紅綉鞋角逐——

二 太平天國時期

百年來中國的婦女，寫完了鴉片戰前後這一階段，本來就可以擱筆的。因為在本刊上我已寫過太平天國的婦女（一卷二期），庚子事變中的婦女（一卷七期），五四運動與婦女（一卷二期）等等；同時本刊以及其他的刊物，關於這百年中中國婦女的生計，還有許多人寫過，而且有很多寫得非常高明，實在用不着再顛來倒去地重覆。但是為尊重編者以及幾位朋友的囑託，還是再續幾段，希望讀者不要笑我「話說三遍」！

在太平天國的婦女中，我曾經提出當時婦女生活重要的幾端，即：參政，從軍，受田，生產，禁娼。太平天國基於上帝會的平等精神，男稱兄弟，女稱姊妹，是以有這種解放婦女的設施。一方也是因為他們自金山起義，即為謀被壓迫者的解放；被壓迫者的婦女，沒有被他們遺忘。同時鴉片戰後各地紛起的叛徒，很多屬於婦女大眾，他們覺得要完成革命的偉業，婦女很有作用，所以援用平等，平權的辦法，以使婦女效忠革命。據遺留下來的記錄，在軍政兩方面，婦女的人數極可觀，計分：女軍師，女丞相，女檢點，女指揮，女將軍，女總制，女監軍，女軍帥，女卒長，女管長，女繡綿指揮，女繡綿總制，女繡綿監軍等職，人數

在六千所上。而所謂女軍，共分四十軍，每軍二千五百人，總數達十萬人。

當時婦女得參政；得平均受田；得婚姻平等，祇許一夫一妻，嚴禁娼妓姦淫；得教育知識平等，有女館之設，科舉之試；故婦女樂於效命，加入軍隊，擁護革命。從思想以至政制，男女不平等的觀念既然完全改觀，至於身體上的束縛，如纏足打扮之類，自也完全革命。太平大國軍所到之處，年幼婦女幾於全是天足，年長者也開始解放。

這和北方滿廷統治下的婦女，恰是一個對照。北方婦女仍然迷信男尊女卑，仍然纏足不問外事，仍然吞雲吐霧沈湎於鴉片黑鄉；而南方婦女，則正戎馬奔忙，和男子共肩革命的巨任。洪楊治下的婦女，既不纏足，又嚴禁鴉片（這當是引起英人反感的原因之一），即普通煙草，亦在禁止之列。女狀元傅善祥，在宮中掌簿書，深受信任，但因「嗜吸黃煙」，便受了「枷號女館」的處分。後來她給了東王，一信，有：

「素蒙厚恩，無以報稱，代閱文書，自盡心力。緣欲夜遣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煙草，又荷不加死罪，……」
才得東王的同情，而把她開釋。可見南北婦女，真有天淵之別。然而擁有十七省解放的農民軍和解放的女丈夫，十五年之後，反

會敗於長辮子，紅繡鞋，煙桿子的滿清治下，這是不可思議的。這其間洪楊上層分子得志後的內訌腐化，曾左等知識分子的領導地主有產階級反抗革命，固屬敗亡的原因；然而若不是帝國主義者選定了腐敗的，落伍的滿清朝廷，做他合意的奴子奴孫而加以援助，不見得娘子軍敵不過紅繡鞋，革命軍滅不了滿廷的。

經過了太平天國吹發了的婦女解放的枝枝葉葉，隨着湘淮軍，常勝軍（英人戈登所領導）的猛撲，也如洪楊其他的建設一樣，迅速地凋零。當時的男女大眾，抱定以身殉革命的壯烈狀況，可以隨便舉幾件事做證。當南京未破之前，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如此寫道：

「現在南京的居民極少，女多而男少，約二與一之比。……此處與全國吾所曾遊之其他城市大異之點，即是婦人隨便遊行，或乘馬於通衢大道，絕不裝模做樣害怕外國人。」

可是在南京城破以後，則有如曾國藩所奏：

「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

又如有一「強盜軍」的雅號的胡林翼軍，當我圍攻安慶時，修書射入城中，有：

「爾民觀賊常前，理宜代天誅賊，奈何反居處相安，不思羣起而攻。今以得書日始，急速有謀，奮驅逆賊，迎接官軍，本督決不加罪，反將擇功行賞。倘敢故意違抗，則城破之日，玉石俱焚。……」

可是死守城內的男女大眾，全都抱「寧爲玉碎」的決心，沒一人出來做漢奸。這使得林翼軒然大怒，城破後任兵士四散劫掠，全

體居民，俱遭屠殺。

唯其太平天國有平等解放的思想與事實，故能使男女大眾有此等壯烈的表現，故能有隨處「避官迎賊」的現象。曾國藩對此，簡直是恨到頂峯，他說：

「官兵到境，無人爲之嚮導，無鹽米可供買辦，人心之壞，實堪痛恨。」

又說：

「若非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必無以折其不逞之志，……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

革命勢力爲了澈底的屠殺而掃得精光，直到數十年後始再萌芽。但當時婦女解放的面影，不能說是全不遺留：後來南方下層社會，天足在所常見，遠非黑暗的北方婦女可比，就是一個例證。

母圖殺女案

端 悟

前幾天報上曾登一段新聞：甬籍孀婦王胡氏，因處境窮困，無法生活，因將女鳳寶，攜至金利源碼頭，欲圖推入水中，幸被人救起。捕房依殺人未遂罪起訴。已經山法官審過，定本月九日宣判。我們推想宣判的內容，一定是處王胡氏幾年徒刑，這是毫無疑義的。該婦忍心害理！竟甘願把親生的女兒謀殺，真是背乎常情。但其所以出此下策的原因，是由於貧困的逼迫。世間父母，以貧困而無力撫養其子女，致無數兒童，由飢餓而疾病，由疾病而亡死的，不知有多少？同一是被殺，而一則殺者有罪，一則視若當然，無足爲奇。我想到王胡氏要受幾年牢獄的苦痛，我真不禁爲她呼冤！自己的女兒，難道真願意忍心置她於死地？還不是逼得無法才出此下策？



明星優伶與婦女運動

許幸之

戲劇電影在今日，既成爲現代文化運動的重心，那麼，從事於戲劇電影文化的工作者——特別是直接和觀衆見面的明星和優伶，應當怎樣地來修養自身，影響社會，這實在是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並且這問題常常被婦女運動的領導者們所忽視。

在中國戲劇電影的搖籃時代，因爲牠們還沒有和商業資本合流，牠們還沒有成爲文化運動的軸心，同時，牠們本身還沒有走向藝術之路的時候，曾經有過很醜陋的醜史。那時候，戲劇電影的從業員——特別是男女明星，多半是從操作下流職業的流氓妓女來擔負，因此，使一般有身家地位的婦女望而却步。

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黑暗時代之後，隨着一九二六年的民族革命的浪潮，一切文化運動都顯露出嶄新的姿態，被這種潮流所激動的中國戲劇電影事業，也披上了嶄新的外衣而登場。

於是，戲劇電影開始了對於社會的服務，分擔起新文化運動的使命，同時，戲劇電影本路也附與了新的生命，而開始正當的走向藝術之路。因此，中國的電影界，無論在公司的組織上，技術上，從業員之間，特別是從事於表演的男女明星之間，都捲起了一個狂大的新陳代謝的波瀾。在戲劇組合上也有同樣的趨勢，如文明戲的弱衰，話劇的抬頭，也表現着新陳代謝的程序。

經過了這樣的一個大動亂之後，戲劇電影開始被社會所重視，其中特別是電影開始和新興的商業資本合流。於是，不斷地有文化人，學者，年青的技術家，和男女知識份子流入電影界和戲劇界，這樣，中國的戲劇電影才開始有了牠的新的生命。

我們不能否認在某一時期中，電影和戲劇都有過牠們光榮的歷史，和燦爛的黃金時代。然而，牠們的新生命是可憐而又短促的，固然，一方面被這巨大的民族戰爭的狂瀾所捲伏，但是，他方面也不得不是若干戲劇電影工作者——特別是男女影星們自甘墮落的原因吧？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在電影界有不少的進步份子，和生活嚴肅而努力深造的從業員。但同樣也有不少卑劣無恥，生活腐爛，或以色相爲號召而思飛黃騰達，或以明星地位爲箭牌而下嫁富翁爲目的的明星存在。她們往往不以電影藝術作爲一種事業，而祇是拿牠來當做滿足她們虛榮，或是「求富之道」的手段罷了。該問，這樣是不是可以使電影和牠們本身向上呢？我的回答是「絕對不可能，而且永遠是幻想。」

第一：我們必需認識，電影戲劇不僅是一種商品，牠們同是文化運動中的一環，因此，明星和優伶不僅是一個公司中的雇員，或是某職業劇團的雇員，他們或她們應當是文化運動中的一個

戰士。她們或他們不僅僅勉勵自己的向上，並且要擔負起推動整個戲劇電影事業的向上，甚至於整個文化事業的向上才行。

第二：我們必需認識，戲劇電影不單是一種藝術，而且有着非常重大的教育的任務。因此，明星和優伶，不但是個藝術家，而且負擔着教育家的使命。她們或他們並非是呆板地站在講台做宣道的講師，而是活生生地從銀幕上或是舞台上，把一切社會現象暗示給觀眾。因此，她們或他們不但有要藝術家的良心和修養，並且要有教育家的人格和美德，他們或她們的行為成為觀眾所愛戴的標榜。

第三：戲劇，電影既是藝術，明星和優伶又是藝術家，那麼，從事於電影事業的人，必需要把牠當做終身事業——即終身職業看待。因此，明星和優伶們，對於戲劇，電影事業，絕不能把牠當做飛黃騰達，和榮華富貴的手段，或存着這種居心。要知道我們既認定戲劇，電影是我們終身事業的時候，不僅僅在年輕美貌的時候，幹這種事業，而應當一直幹到老，幹到死。並且要排除一切的艱難和困苦，而達到真正的事業上的成功為止。因為，當一個人，既認定了某一種事業，是她畢生最愛好的東西的話，她必需犧牲一切金錢的誘惑，環境的威脅，為牠去求深造才行。

第四：這是一個特殊的使命，就是中國的電影女明星，和舞台上的女優伶，在這產業落後，文化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她們不但以女明星，或女優伶的姿態出現，並且要負起婦女運動的任務，她也應當以一個婦女解放運動者的姿態登場。因為，在一個落後的民族和國家，要測驗牠的革命運動和文化運動進步到什麼程度，只要看牠的婦女解放運動達到怎樣的程度便可以一目了然。

然——伊黑奇曾經這樣說過。是的，在中國，特別是在現在，一個女明星和一個女優伶，她絕不可能隔絕了社會與國家的關係，而享受她超人的福分。她必需要有高深的學識，澈底的認識，深刻的修養，和嚴肅的生活。她的行動，已不僅是她個人的行為，而是表現了整個婦女活動的行為，整個藝術文化的行為，整個國家社會的行為。因為她依托了這種宣傳效力最大的電影和戲劇，她會直接間接影響到看戲的上千上萬的觀眾，同時也直接間接地影響到婦女運動。（如過去的陳波兒，藍蘋她們，確實給與婦女運動以重大的影響，我想如胡蝶，白楊，金素琴，王熙春等能領導起婦女運動來，影響牠的會千百倍於不知名的婦女，可惜，這不過是我的一種空想而已。）

然而，以上四點必需匯入一個總的洪流，那就是我們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鬥爭。無論牠是什麼文化部門，無論牠是那一種藝術，無論牠是什麼電影，也無論牠或他是了不起的大明星，或是名優伶，牠們不能一刻離開這民族革命戰爭的大時代的車輪，否則一定會墮入那無底的深淵。

是的，當這大時代的車輪，在不斷往前進展的時候，牠要把一切的陳腐的東西壓碎，牠要踏過那些骯髒的泥沼，衝破一切艱險的障礙，並且要經過很長很長時間的黑夜，才能慢慢地看見晨曦。如果以為僥倖可以成功的話，一切都應當歸附於命運了。同時，這無情的車輪在走向光明之路的時候，不斷地會有新的現象，新的事實，和新人跟着牠一齊走，如果你不努力向前，就會被牠拋在千里以外，終於背向一羣落伍者的窮途。我們只要回頭看看一九二六年以前的電影和那些有名的明星的沒落，就可以預言將來的變遷了。

新的時代，需要新的腦和新的人材，那就是我們年青的民族革命戰爭的車輪。

一九三八，十一。一，



德國的勞動婦女

蘇聯米拉伏·哈奇耶斯特夫誌
哲非譯

德國婦女會鬥爭獲得的三特權，在希特勒政權確定後的幾年中，被剝奪得一乾二淨。例如在議會選舉中，你再也休想找到一個女性的候選人。

法西斯蒂先從工場放逐勞動婦女，毫無容赦的開始了鬥爭。結果婦女勞動者及職工，不得不將自己的職位讓給失業的男子。登記失業簿上也抹去了婦女勞動者的名字，失業登記者的人數因此人為地減少了。更強化了失業統計表的欺騙性。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間，有百萬的婦女職工被迫放到「看不見的失業」羣去了。

爲了從工場趕走婦女勞動者，並從失業登記簿上消滅她們的名字起見，納粹政權又採取了一個手段，那是我們不能忘記的，即設立所謂「結婚貸與金」制度，這就是禁止接受此種借金婦女從事勞動的圈套。再者這「結婚貸與金」的來源，就是扣取自勞動者和職工的工資。

這種獎勵結婚的借與金額雖極少，但如果要採用此項借金，必照按照下述的條件：

- (一) 結婚的婦女應退出原職。
- (二) 在償還借金前不得再任何種職業。

這樣從工場被放逐出來的婦女，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爲止，上八十萬人。

但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起，納粹政府忽廢止「不准負結婚借與金之婦女從事工場勞動」的禁令了。這理由實不用問得，由於狂熱戰爭準備的結果，婦女勞動的需要顯著增加了。例如「德意志婦女雜誌」，在一年前，就老早在強調戰時婦女勞動的重要性說：「婦女在戰時可以成爲有力的勞動豫備軍，婦女戰時的勞動服務，就在平時也是必要的」，所以既婚婦女又許可進工場勞動一事，是不足爲奇的。此外也不能忘掉德國的資產階級正在利用婦女勞動。

婦女勞動對就業勞動的總數比率，一九三三年爲三五·二，一九三六年降低至三一·三；就業婦女勞動的絕對數，隨軍備擴充的強化正在走上增加的傾向，一九三七年以來此種傾向益發顯著了。

就業婦女勞動者數

一九三四年	四、九〇一
一九三五年	五、〇七九
一九三六年	五、三五一

一九三七年（一月）	五、三二八
一九三七年（三月）	五、四六三
一九三七年（五月）	五、八二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	五、九〇一
一九三七年（八月）	五、九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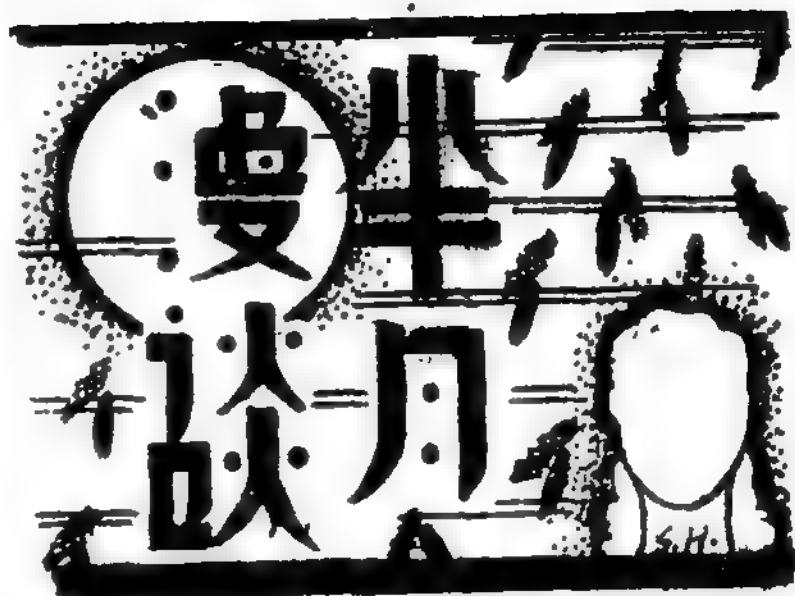
再將就業勞動者中，婦女勞動者分配於各主要部門的百分率一看，則一九三六年中如次：

纖維工業	五一·八
製紙業	五七·五
衣服製造業	六八·四
食料品工業	四·〇三
金屬加工工業	四·四二
化學工業	二·〇二

再者，這裏不應該忘記的是，婦女勞動者就業的部門，以乳酪製造和食料品工業爲主，這些部門中的男子勞動者工資，特別來得低。根據官方統計，一九三三年——三六年間，表示如下的低落：

織微工業	一一·六
製紙業	七·八%
製靴工業	七·四
食料品工業	六·一%

可是另方面大衆日用品的物價，却相反地表示驚人的騰貴，在婦女勞動動員的戰時體制下，德國的勤勞大衆，正一路循着生活難走去。



二次國民參政會

亦嘯

我所要說的是此次會議的意義。

正當廣州失陷，武漢自行撤退，敵人乘機散佈謠言，以圖離間我全國團結，而一般動搖份子，及意志薄弱，認識不足的國民，因此而悲觀沮喪，甚至失望憤慨的當兒，二次國民參政大會，適逢其會的舉行，無疑的這對於抗戰的前途，具有重大的意義。茲據要分述如下：

第一，在廣州陷落以後，一時謠言蜂起，甚至有最高領袖將變更抗戰國策的離奇傳言。有識之士，早知那是別人動搖我們信心的奸計。果然不出所料，蔣委員長於二十九日，通電國民參政大會，表示繼續抗戰的決心；並於十一月一日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勸勉國民抱定信心，艱苦奮鬥。而以前曾發表過和平談話，為全國國民一致所懷疑不滿的汪精衛，也於二十九日在大會致辭中，表明國府繼續對日抗戰的決心。這宛如陰霾中豁然透出了燦爛的陽光，把籠罩在國民心上的愁雲霧，消融得一些沒有。從此全國民衆，更加堅固團結，人人準備咬緊牙關，忍受此後的艱苦，並各獻出所有力量，協助政府，以期最後勝利的早日來到。而敵人陰險的挑撥離間，也就無所施其伎倆。

第二，出席參政會的各位代表，必能向政府表達全國民衆熱烈而且堅定

擁護抗戰到底的決心；而提出適合於此後新的抗戰階段的意見，以供政府制定更完善更適合於時代的對內外大計，以打破對方的迷夢，而愈益鞏固抗戰的陣容。

精誠團結，上下一致，同心協力，忍苦奮鬥的精神與意見，已在此次大會中表現無遺。我全國國民，此後不應再輕聽謠言，而有所動搖或悲觀，以自亂陣，容與步伐。我們每一個人，要供獻出最大的努力！奮鬥愈艱苦，我們的責任愈重大，距離最後的鵲的也就更近了一步。「冬來了，春已不遠！」同胞們，你要看到風和日麗的春光，你應當先在寒風苦雪中奮鬥！

人生大事

青紗帳

孩子們喜歡啼哭，唧着母親的奶頭便不哭了，世紀末的性哲學家對人們說：這是孩子們得着了性的安慰。這麼說，人一生下來便具有性慾，性慾真是人生第一大事。

於是拿結婚當作人生大事的中國男女，找着了哲學的根據；這位大哲學家，彷彿是爲中國而生的。

中國男女，尤其是女性，傳統的思想告訴她結婚就是人生，人生就是結婚，所以她生而爲人以後，除結婚外便不他求。當然，在結婚就能得到生活資源，不結婚就得不到生活資源的往昔，她們也不能除此傳統的思想外，更有其他的追求。但是，現今受過中等或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平日昂頭走起鵲式的步調時，彷彿是很有獨立自尊的意氣；若有人當面問她願不願意爲金錢而結婚時，想是會遭唾面的禮物的。但倘若再問她是否爲性慾而後結婚，其所得的禮物恐怕還是唾面，因爲一個高尚（？）的女性，是不能有性慾的。（其實結婚就是這回事）。

然則一個新女性爲甚麼還要結婚，而且結婚時還要大登其廣告？祇有傳

繞的理由：結婚是人生大事。

唯其將結婚看作唯一的人生大事，故不能不死勁地追求，全力全心地追求。方其在追求的途中，如癡如狂，絕不見眼前其他事物。一旦求之而得，則又全心全力地死勁表揚。這現象久已十分普遍，怒捲的民族抗戰的風暴，竟不成將牠捲得空空；孤島上競躍門華的喜事和充塞報章的結婚廣告，就是這現象的寫實。

自從上海成為孤島以來，普通的中國人，盡可能地將名姓輯諱，唯有結婚男女，却是大大地宣傳。他們爲甚麼要如此做？當然不會說是爲得到了衣食，或得到了性的慰安，而必然說是解決了人生大事。

究竟人生大事是甚麼？當然不是這種東西而是生存。人生第一要解決食物，有食物然後能生。但在今日的世界，正當的食物不是容易得到，尤其像殖民地的中國，非與民族大眾共同去向帝國主義者鬥爭，便不能繼續人的生存，而只能作寄生的求乞的難狗的生存。國難時期結婚而必得意洋洋地宣傳，是等於狗洞裏雌貓粘着了雄貓，而必狂鳴不已。

不是說國難時期，男女便應守喪似的禁止結合，而是說結婚用不着鋪張宣傳。這決不是甚麼人生大事，若以此當作人生大事，顯得見淺薄無心肝。更其因此而浪費金錢，養成風氣，實爲民族的敗類。

近來「我倆」，「我倆」的廣告越來越多，讀得令人心煩，故揭穿其內容如上。

讀最後勝利

亦愚

抗戰第三階段的結束，帶來了廣州失陷和漢口自動放棄的消息，這誠然不免引起我們對抗戰力量懷疑，因而失望，悲觀而頹唐起來，尤其是一部份

粵人，對於廣州的失守，格外來得悲憤填膺，認爲持久抗戰中的士氣唯一「廣東精神」馬首是瞻，現在廣州不戰而退，不是一切都完結了麼？這種觀察，雖然不免短視，其實愛國愛鄉的情緒是可嘉的。

然而有一個消息是可以使我們樂觀而且值得我們重視的：在十月廿八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會議席上，不特蔣委員長重申了抗戰決心，就是汪精衛先生也表示擁護繼續抗戰的意思，這種消息傳來，實在令人興奮和慶幸。

站在軍事觀點上看來，以軍火的對比而論，我國顯然不及日方，因此我們在軍事上暫時遭遇種種挫折和失利，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好在我們的戰略，以消耗對方爲目的，目的完成後，即將大軍迅速撤退，保全實力，以利今後的抗戰。

站在精神觀點上看來，除了一些利慾薰心，急於要做「新貴」的官僚政客外，各黨各派是異常精神團結的，尤其是國共的合作，共產黨能犧牲成見，與國民黨一德一心，共赴國難，其他士農工商各界，更能打成一片。這種舉國一致的團結精神，就是今後抗戰獲勝的最大因素，這是我們所不可忽視的。

在這第四階段抗戰展開的當兒，我們有的是更活躍的游擊隊，更有力量的民衆組織，更有戰鬥精神的主力軍隊，兼之地利，人和，種種都是有利於我們的奮鬥，因此我們相信，取得最後勝利，爲期當在不遠。

歷史告訴我們，山窮道盡獲得的軍事勝利，遲早終有總崩潰之一天的，惟有被壓迫的堅忍奮鬥，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古語云，「多難可以興邦」，西語又云「失敗爲成功之母」，這是鼓勵我們勇往直前，再接再厲，能够如此，不論我們目前的處境，怎樣錯綜複雜，終能打出一條生路，復興民族，建立一個更光榮更燦爛的新中國。

x x x x x



魔窟遊記

病牙

這一個魔窟，本來是躺在滬在的一個極恬靜的村落；名字叫做法華東鎮。那裏有一道小河積着

一泓黑黝而帶臭味的止水，曲屈地環繞在鎮前。靠河是一條碎石子鋪砌的街道；因為年久失修，已經是窪凸不平的了。面對着那河岸上的綠楊與古槐，是一列低矮而古老的房屋，在那裏有住宅，也有商鋪；所謂商鋪，只是幾家規模窄小，貨物極少的雜貨店，烟紙店，糖食店，藥材店，米糧店——，僅足供應那兒居民的簡單的日用品罷了。

那兒的居民，本來並不很多；只是幾百家工農階級的人家，有的是客籍，也有的是世代相傳着住在那裏，大多過着簡樸單純的生活。它雖則是那樣地近接着上海，然而大都市的氣味，絕沒有染上一點；譬如一位不愛時髦的女郎一樣，一直保持着她樸素自然的神態，不加一點人工的裝飾與點綴。

直到去年八月，黃浦江掀動了抗戰的怒潮以後，法華鎮便成了中下階級人民的世外桃源；因為由於那兒地勢的特殊，一面是越界築路，一面是法華馬路，這兩條路把它懷抱着，保護着，使戰爭的驚風暴雨，吹灑不到一點，於是上海四周戰區裏的人民，沒有財力搬租界上來居住的，都蜂擁似的逃避到那兒。一個冷靜寂寞的小鎮，頓時熱鬧喧嘩了起

來。地主趕快搭蓋起住宅鋪屋，最會攬營的商人也陸續地到了那裏，開設起供應各種物品的鋪子。

從大上海淪陷以後，這一角土地，自然也免不了被提到魔掌之中，成為搜括脂膏的目標之一！如今在那兒，鴉片與賭博已經公開。當然，那些墮落的份子，自然會笑逐顏開，而趨之若鶩的。就在這無形之中，繁榮了那兒的市面，更把大好的金錢拱手奉獻給了別人！

我蓄意要到任何淪陷區去參觀一下，已經不是一朝一夕；只是機會未得，而且深恐有意外的麻煩。恰巧前些日子，遇到一位從前曾在那鎮上住過一年多的朋友朱X，談起那兒的情形，並且告訴我，要到那兒，可以自由的來去，勿受任何檢查，也毋需什麼證明書。

於是，便在一個秋雨霽晴的午後，同着他從華龍路車站上車，直搭到福開森路。下車向西步行，沒有幾步，他指着遠處矗立路旁的一張紅色巨幅的招貼，告訴我，那兒就是法華東鎮了。

這真像兩個天地一樣：一面是霞飛路上的近代化的鋼骨水泥的建築物，堂皇壯麗，一座座昂然直立，在碧草如茵的地上，紅的牆，綠的窗，掩映在蔥蘢的樹木之中，每一家門口，或留空的短牆內的院

落之中，停放着一輛汽車。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訴着我們，居住在那兒的，盡是那班沈醉在物質享受中的資產階級者。另一面呢，却是匍伏在爛泥道旁的窄小低矮的蘆席棚子。那裏沒有一個衣着漂亮的人物，盡是些粗脚大手，蓬頭垢面的男女。沿路是零落的幾個出賣舊貨的攤子：破舊的衣服，沒有膽心的熱水瓶，生鏽的鎖鑰，補過的襪子，缺嘴的茶壺，都是有錢人家擲在垃圾箱裏的廢物，但是那兒的人民正樂於用低廉的代價把牠們購買回去，日常地用着。

街口上，搭上一座紙紮的牌樓，五顏六色的，上面寫着什麼蔣月卿，筱月英，沙紅思，王月紅，筱玉寶，戴少蘭與筱金樓……，顯然的那是一般坤伶的名字。經過了多少日子的風吹日晒，上面的色彩與字跡，都已經褪落得模糊不清楚了，正像她們的聲名藝術留在人們腦海裏的印象一樣。走過牌樓，左面有一所平房，十分低矮，假如把我的手高舉起來，我的手指準可以按着屋檐。檐下牆上橫掛着一幅半新不舊的白布，用洋紅墨水寫着：「紅蓮寺不日開演」等字樣。下面是一張張的紅紙，紅紙上是那些坤伶的名字。左端一個極窄小的門洞子前，有不少人在向着裏擁進去；嘈雜的鑼鼓聲則自裏面不斷的飄送出來。我也擠在人羣裏踏在門檻上向裏面張望了一下：長條的木檯上滿坐着看客，大多是下級社會的人民。地位並不寬大，至多只能容納二百多人。裏面黑沈沈地，沒有通風的窗，也沒有透入的陽光。臺上有兩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身上穿着污舊得已經辨不出是什麼顏色的衣服

，手裏執着刀槍，正在像打去我抵擋地比着武藝。據說，那演的是蓮花庵。這是那鎮上唯一的娛樂場所，叫做同慶大戲院。票價每張一角，日夜一律。

先由朱×領着我，到他舊居的房東人家去休息了一會，並喝了杯茶。

「你們發財啦！新蓋了許多房子，十七塊錢一間，月底大把的鈔票可以進來了。」朱×坐定以後，這樣向那房東的女人說着。

「噢！你老別這樣說吧！都是借了錢來蓋的，地皮空在那兒，不蓋房子，那班山東人，江北老，就要搭草棚。前幾天，前面那塊空地上，山東人已經把木頭都捐來了，硬要搭上草棚住下。假如馬馬虎虎讓他們搭上了，將來要是能打回來，當能沒問題，仍舊可以收回來；萬一永遠打不回來，豈不是把地皮白白讓給了別人？他們如果永久住下去，你怎樣去把他們趕掉呢？所以，蓋這點房子，真是沒法，騎在虎背上不能不忍着苦痛向前跑，也許不久「油跡隊」打過來，佔據了河身蓋的那些房子，都得要被逼着拆掉的，現在的本錢白擲在河裏也說不定。現在的事情，誰能在今天料到明天怎樣呢？」

出來，沿着街道向西走，街道本來很狹窄。原來祇有一面有房子，河岸上是空着的。現在，河邊也已都搭上了新房子。真是異想天開，那些房子都是蓋在河面上的，把一條河身本不很寬的小河，佔據去了大半。橫豎現在沒有人來管，也沒有誰來干涉。

隨着住居到那兒的人民的驟然增加，於是供給那些人民衣食住行與婚喪喜慶所必需的物品的商店

，也比例的加多了起來。雜貨鋪，煙紙店，飯菜館，新開的最多，糖食店，自行車行，以及出賣無線電收音機與零件的商店，也都已有了一家。疾病死亡，這也是人生難免的事情，於是在那街道上，已開的與正在準備開設的藥店，不下有四五家，一家棺材店剛開張沒有幾天，裏面還掛着開市那天別人贈送的紅幛與對聯；幾個木匠，正在忙着噼噼啪啪做棺材。不知道他們的心裏，是否希望每天多死幾人？

「德記娛樂社，各種娛樂俱備，客人來往，用汽車接送。」寫着這樣字句的大紅紙招貼，滿貼在電線桿上，或商店門口。朱×告訴我，那上所謂的娛樂社，其實就是賭場。

行行重行行，驀然看一家門口，有電燈綴成的五個大字：「德記娛樂社」。於是就走進去。那本來是一個大雜院。彎彎曲曲，經過了幾個院子。有一處屋子裏，朝外有一張鋪，上面放着幾半明不暗的煙燈，有不少人在那兒吞雲吐霧地過着煙癮。我們却未曾敢冒然進去。走到最後一個院落裏，兩間屋子裏擠滿了人。站在外面一圍的，都昂起了頭，典起了腳尖，目光集中在裏面的一個什麼目標上。那當然就是賭博場所了。

「來坐坐，不要緊的！」有人看見我們進去，就推開了觀眾，讓出一個孔隙來，招呼我們加入。

「不，不，我是不會的。」朱×這樣推辭着。

「不要緊的，你坐下看一忽兒，不一定要你賭。」

一個孔隙已經讓出來了，長檯上也已騰出了一

個坐位。看樣子，不坐上去是不成的了，於是我不客氣地坐了上去。立刻有人遞香煙送手巾把，殷勤侍奉着我。

那是一張長方形桌子。兩面蓋着同樣的公三，二四，五六，三四……等牌名，正中坐着一個人是專管骰子盆的；兩面兩個人專管收入或配出款子。要賭博，先得把法幣向那管錢人換取紅色骨制的碼子，每一塊作爲一圓，另外還有以前用的雙角輔幣，每枚作爲大洋兩角。我坐在那裏看了好久，實在不懂，而且也不敢下注。於是旁邊就有人低聲說：

「怎樣還是看？還不動手？」

那時自己臉上熱辣辣的，真覺得進退兩難。沒法兒，只得從袋裏掏出兩張一元的法幣，換成了碼子，於是學着坐在那旁邊的一個穿藍綢夾袍的男人押着，他把碼子放在那兒，我也放在那兒。結果，沒有輸，贏了四塊錢，但不好意思立起身來，我故意把三塊錢亂押一起，輸還了他們，就一面嘴裏自言自語：「跟我同來的那個人到那兒去了？」一面站起身來走開。

這裏的賭法是這樣的：盆裏放着三粒骰子，每次有三門可着。譬如，那三粒骰子是「公」，「三」，「五」，那末，押在「公三」，「公五」，「三五」上的可以贏錢。一元可贏六元。此外，還有「大」與「小」兩個花樣，便是：三粒骰子上點子的總和是九點以下，就稱做爲「小」，十點以上稱做爲「大」。押「大」「小」的，一元贏一元。我因爲不懂得什麼，就祇壓「大」與「小」兩門。四塊錢也就是在上面贏來的。

另一個賭場是「搖寶」，四圍的人密密地排着，挨不進身去，只聽得裏面有人在每一次開寶的時候，唱着「青龍」「白虎」或「進門」「出門」。非常熱鬧。

裏面的賭客，男女都有。但男的以勞動的農工與小商店裏的夥計佔着多數，女的也不像是上等家庭的主婦。這可以從他們與她們的行動與服裝上觀察出來。他們都想僥倖得到一筆意外的財富，然而結果，每一個人血汗換來的金錢，都在無形中供奉到我們敵人的手掌之中去了；因為我曾詢問那兒的主持人，據他說，每天需把一百五十元送給×人，否則就不准設立。此外，還得其他的開支。試想，一個月五六千元的耗費，還不是都是從賭客身上吸吮得來？這在一個小小的村鎮之上，不能不算是一注極大的漏卮吧！

另一種引誘中下社會人民去賭博的是「花會筒子」。門面就設立在離德記娛樂社不很遠的地方，至於「花會筒」在那兒，誰也不知道。據說，那是不能公開告訴人的。前面掛着一條「徐順記花會公司」白底紅字的磁漆招牌。無數的男女擁擠在櫃台前，在爭先恐後地把法幣或銀幣送上去寫下他們與她們所猜想會開出的名稱。什麼狗吓，魚吓，韓湘子吓，呂洞賓吓，我也弄不清楚。門前柱上，貼着一張早筒與中筒的題目（一天開三筒，早筒是上午九點，中筒是下午五點，夜筒是晚上九點。），早筒的題目：「張生公子跳粉牆，紅娘主婢燒夜香。」中筒的題目：「過關斬將送二嫂，路遠千里義氣高。」憑着你的聰明，就在這模稜兩可的字句之中去猜

想吧！猜想該買什麼，才可贏錢。那時正是中筒將開未開的時候。我站在那兒用鉛筆抄寫題目，就有許多人圍攏來，把奇異的眼光投射到我身上。爲着掩護我自己被人猜疑，就假裝着問朱×：

「我是不懂的，你看，我們買兩毛錢什麼？」

「第二句有「義氣高」三字，那末就買「狗」吧，狗是最有義氣的。」他也領會我的意思，就這樣一本正經告訴着我。

「不是人太擠，挨不上去。先上那邊去，回來再買吧。」這樣自言自語衝了出包圍的人羣，心裏真有點害怕。

一路上並沒有遇見一個×兵，只見過一個偽警，穿着黃色的制服，帽章是五角形的，正中一個圓形，一半黑色，一半紅色，不像太陽，也不像太陽圖。不知牠表示的是什麼意義？或者是象徵着半個太陽已經沈淪到無邊的黑暗之中吧！

踏着黯淡的燈光回到大上海來，我心裏懷着無限悵惘，憤怒與激越的情緒！我看了那一股甘心墮落並沈溺在別人設立的陷井之中的同胞們，我不自禁地聯想到正在前方冒着槍林彈雨浴血與敵人拚命的將士們。同是中華的兒女，黃帝の子孫，爲何一方面正在勇往直前不顧生死的恨不得殺盡了敵人？而一方面却在甘心情願把自己血汗換得的金錢一點不吝嗇地奉送給敵人，讓他們可以多養幾個兵，多製造幾棵子彈，來多殺我們幾個國民呢？那些沒有靈魂，沒有心肝的男女啊，我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們將用什麼方法來喚醒你們的迷夢呢？

回到寓所，一份晚報放在桌上，上面恰好登着一段漢西某賭場被擲炸彈的消息。不知這聲音，是否也能激醒他們！

編後語

武漢廣州陷落以後，有許多人悲觀沮喪，也有許多人憤怒填膺，更有沒有靈魂的人爲虎作倀，幫着別人大造謠言。三石的武漢廣州失陷與我們的認識，就是爲這一一般認識不足，信仰不堅定的人寫的。假如對於抗戰的前途還要悲觀，假如對於最後的勝利還不能確定信仰，希望把這篇文章細讀一下！

許幸之先生在話劇界中，著有聲譽地位。承蒙他爲本刊特撰明星優伶與婦女運動一文賜登，真是十分榮幸與感荷！許先生的主張，頗有見地。值得一般女明星與女優伶們注意。同時婦女運動的領袖們，對於許先生的主張，也值得加以檢討。

魔窟游記是一篇寫實的文字，在這裏反映出了淪陷區域的人民，是在過着怎樣昏天黑地的生活？別人是怎樣在想盡了方法，以榨取我們的血汗？讀者看了以後，應當作何感想？

本期內添了一篇劇評，一篇影評，這還是本刊第一次登載這類文字。假如讀者歡迎，以後想逐期登載一兩篇。

我們歡迎投稿，特別是描寫各階層婦女生活的文字。像本期刊載的戰後上海女招待的生活，把上海各游藝場的女招待的生活，赤裸裸的顯示出來了。這是值得一讀的文字。

論文中有一篇武漢廣州失陷與我們的認識，半月漫談中又有一篇二次國民參政大會，所以半月世界動態，我們認爲沒有再另行選文的必要。

創作選載欄，希望各校學生，多多投稿。我們接到的稿子却不少，但可採用的實在不很多。



克留波娃

陳驥譯

她是蘇俄的擦洗婦，牛奶場的施塔哈諾夫運動者，如今是最高蘇維埃的女代表。

去年在莫斯科省新基礎集體農場管理着牛羣，而現在是全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的叶多奇亞·克留波娃，這次到莫斯科來，出席省地政局主催的省的先進農業工作者會議，她是一個獲得了牛乳生產最優的成績，聲名幾遍全省的人物。

當她到那開會的地點，莫斯科蘇維埃大廈時，受了極大的激動，因為在革命前，她就在那房子裏，這間莫斯科總督的房子裏，做着一個擦洗婦，和其他的下賤的工作的。

她的少女時代的命運，比一般的農家少女來得困苦。年紀很小就失去了雙親。後來過繼給鄰裏的一個農人。但很不幸地，她的繼父母也在地未成人時又過世了。使她不得不自己出來謀生。在鄰裏同人家帶帶小孩，以後在醫家裏當僕人，再後在村醫院裏當廚子。

結婚也不會使她快活，相反地，却加上了一架重担，她的丈夫辛苦終日，同時又不顧一切地借酒澆愁，年紀很輕就死了。遺下了五個孩子給克留波娃。爲了要負擔這一羣小孩的生活重担，她越加憂鬱衰老了。

集體農場把克留波娃變成了一個嶄新的人物，像是重生了似的，使她變成了一個很有能力的奇物。

當她被任爲牛乳場的經理，農場裏只有廿五只牛。而現在，已增加到八十隻了。優異之處，並不在牛的數目上，那批從前農人帶到農場來的牛隻，都是很憔悴的，掙出來的乳是那樣的不好。於是克留波娃給造出了一種適合於牛胃的食品，立即發生了效力。這種食品，後來使到這農場來參觀的牲畜專家，大加贊許。

牛棚在短期內，也給她改變了，弄得很清潔，而且通空氣。她爲牛建立了一個制度，就是那些農人們所戲稱的「特別衛生制度」。

她並不懂得什麼科學的保養牲畜法，而却能想出了這樣的方法來，並且有幾個方法是後來給牲畜專家所採用而廣泛地推行到別的集體農場和國家農場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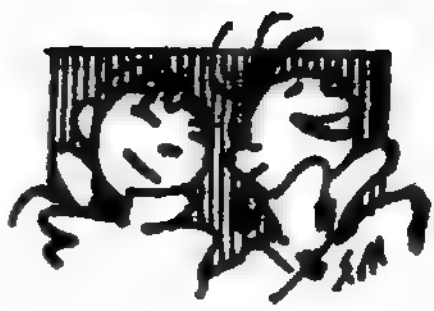
在她自己的集體農場裏，她那股工作能力，和專注的精神，深深地影響了整個農場的工作者，幾百個工作者，立刻都做得很好，很有效果。當施塔

哈諾夫運動盛行時，克留波娃就是一個提倡者和領袖者。結果，去年農場上，每日每人除了得到菜蔬，牛乳和現金外，還可得到四公斤的穀；克留波娃在上一季的工作日，得到了二·二噸的穀。（工作日是集體農場的工作單位——原著者。）

派古斯可伏村，就是克留波娃所住的地方，已同從前大不相同了。除了精緻的小屋，代替了腐朽的小茅屋外，還有一個新式的醫院和一所學校。她的三個孩子，就在這學校裏唸書。她的最大的兒子，已做了搖曳機手，另外一個是鑽床機手（Lathe operator）。

本社啓事

近常接外間電話，謂有人冒稱本社介紹名義，向各定戶推銷雜民生產出品。事關慈善，本社在可能範圍之內，理應予以贊助；惟未得本社同意，妄自在外假借名義，向人推銷，殊與事理不合，且亦易引起定戶誤會。用特聲明如上。



內地婦女生活

茅塞

失陷後的通州婦女

××到處，沒有一家的大門不被轟開。商店的店堂間裏，也常有××賴着不肯走，以冀實施「親善」。

「親善」的對象雖然很多，但只有女人最爲××所重視，而且是獨得青睞。何以女人會獨得青睞的呢？這，只要聽騎兵隊長大野大尉和第七村李村長的會談，就可充分地意會得的。

現在，僅將這會談錄一字不漏地記在下面——

大尉：「我們離棄別子的來到支那，所爲什麼？」

村長不安地：「是！是！」

大尉從口袋裏抽出一支 Golden Bait 來，村長急忙立起來括火柴，暫充了一下僕歐。

「那是，」大尉的嘴巴活像工廠裏的煙突，等把乳白色的煙吐完了，才給我們的村長解釋其所以來支那的大道理：「那是爲了東亞和平！」突然把眼睛瞪着村長的臉，問道：「你說對不對？」

村長驚慌失措的連說：「對！對！」一支煙點上的香煙落在地上，也顧不得把牠拾起。

大尉：「要曉得，」這是老子教訓兒子的口氣：「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我們決不能讓碧眼黃髮的西歐人來亂七八糟的，攪亂我們的和平生活。所以，」

村長連連點頭，怕點頭之不足，又加上了一串：「對！對！」

「所以，」大尉繼續說下去：「所以我們應該把碧眼黃髮的西歐人趕出東亞去，以冀真正和平之實現。」

這時，兩個「服裝整齊」的村警捧了四盆支那糕點進來。大尉略微謙遜了一下，便用假象牙筷夾着兩片麻糕說：「支那糕點中，也有很好的呢！」

「請！請！不！不！」村長的肚子裏始終懷着鬼胎。

大尉是個有意思的人，意思還沒有說完，決不肯多化時間在這無聊的喫食上的：「東亞和平之得以實現，其基礎是在我們間的相互「親善」。「親善」，僅依賴政府與外交是不够的。這，當由兩國民衆來實施。實施此種善舉的最能收到效果的方法，是莫過於兩國男女民衆的相互結合。」大尉突然嘆了一口氣：「唉！但是當地的女民衆却逃避一空了，這，本大尉很以爲憾。」

付長洗耳恭聽之餘，默然無言。他的女兒雖然沒有逃避，但却裝扮着男小子躲在家裏。

誠如大野大尉所說，當地的女民衆都逃避了。但和村長令媛似的，裝扮着男小子躲在家裏的，也有着實有幾個呢。這，或爲××有所發見，因爲常見這一般十足表現着大和魂的武士們，拿着板斧去轟每一家的大門，甚至還有擄着梯子的。商店裏的面目比較清秀一些小夥計，也常受到檢查，甚至一聲令下：「把衣褲脫下來！」

這是由於「親善」而來的一個悲慘故事——「嚴懲」不貸。故事發生的順序是這樣的——

離新港鎮約二里許的江面上，雄踞着一隻×的×戰鬥艦。戰鬥艦，管牠呢！自去年「八一三」以來，誰不是司空見慣了的。誰知在三月二十四日，一個並不下雨的陰天裏，浩劫的根苗，竟在這一個港鎮上種了下去。

時鐘撥打十二，三位不知在什麼地喝得泥醉的××，踉蹌着脚步；嘴裏着狗叫一般的軍歌，衝進一家在這港鎮上並不算小的糧食店。

「喔！好來些！好來些！」兩位坐在店堂間裏，各抱一個均在八九歲上下的小孩子，摸摸頭；香嘴，還把明治牛奶糖塞在他們的手裏。」

「小孩，Sing Sing Sing!」(註)

另一位呢，嘴裏囁咕着鬼語，却直撞到裏間去。沒隔三分鐘，便被他拉出一個面目清秀的小夥計。起先兩位，如在荒島上獲得了寶石似的，眼睛裏閃爍着貪婪的兇光，推開了小孩子，站起來，圍上去。互相囁咕了一會，便六管齊下，摸索這小夥計的胸脯。但這小夥計的胸脯，却是平坦無崎。似乎都不相信，遲疑了一會，又囁咕了一會，便兩個服侍一個，捧頭捉腳，而另一個的多毛鐵手，竟插到這小夥計的兩股之間。小夥計的驚慌的臉上，泛了兩朵桃花，血樣的鮮豔。

「哈！哈！哈！」活像梟鳴；又似狼嘯。小夥計的爸媽嚇得臉無人色；兩個小孩子躲在桌子下，不住的打顫。這小夥計呢，看啊，像一隻垂斃的羔羊似地軟癱在六隻鐵掌裏了，臉上的兩朵桃花，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潛了跡。

小夥計的爸媽雙膝跪地。

「求，求，求……」

啪！一個嘴巴子，又加賞了一隻東洋火腿。

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店堂間裏突然鬼一般地出現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

「她是我的妹妹，」小夥計的爸媽雖沒有那麼一個兒子，但當此場合，却也不敢否認。「她年紀還小，她怕。你們要（要）什麼？那個青年的確沒有明白說出來，」好吧，請把步鎗和刺刀放在這裏。」沉著的語氣，竟把X的頭腦冷靜了一些。

X雖不完全明白青年的話，但也意會得一大半：「好來些！」便把步鎗和刺刀都卸在在房門旁邊。

房門響的一聲關上了，但是，却乎沒有上鎖。小夥計的爸媽雖然地倒在靠背椅上，各自嘆了一口長氣。但也不敢埋怨這青年的孟浪；豈有此理青年用安閑的神氣，把三支步鎗塞到了櫃台下而，回過來再察看刺刀，刺刀是挺鋒利的。

「出來！排加野郎！」青年突然像一頭饑餓的獅子似的怒吼了，兩柄雪亮的刺刀，緊握在他的左右手裏。

石榴裙下還沒有拜到，三位X的性命，便很容易的結束在這個青年的手裏了。

翌日下午四時許，合興鎮上突然開到了四十多名X燒殺隊。

消息傳得真快，當晚就鑽進了維持會長的耳朵裏。

會長：「希望隊長……」

警備隊長：「那得『嚴懲不貸！』」

第三天的上午十時許，加上了警備隊的四十多名，將近一百名的X燒殺隊，把新港鎮團團圍住。於是乎，狼山收容所內，突然增多了兩千多個無家可歸的難民，整日傾天搶地。

附註：據X文者說「Sin-go」的漢字爲「進上」，本是「移請納納」的意思，現在，却通用於徵求女人和其X的同意（？）；徵求男子口說的允許（？）。

抗戰與婦女節約

張溯源

自八月十二日，國府正式頒佈厲行節約的命令後，各地便都風起雲湧的在響應着。成績的好壞，我們固難於揣測到，但這種愛護國家一致團結的精神，確實足以使人敬佩！

本來從抗戰到現在，已是整整的一年多了。在這一年多中，土地的淪陷固屬不少，但金錢的消耗，更是不可數計。

當茲抗戰展開更偉大的場面時，金錢的消耗正是與日俱增；如果在這種艱巨的時期中，國民依然過着花天酒地任意浪費的生活，國家勢必淪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因爲現代戰爭，已不是所謂唯武器論，而是由社會的進步，轉變爲整個國力的比較。武器優良，固然在戰事上沾便宜不少，但經濟的拮据，也因而歸之於失敗。故經濟的強弱，常可視爲操勝負的左券。

當歐戰時，四年中德國從未被任何國所擊敗，但結果他却被凡爾賽和約所屈服，這並不是德國的武器抵劣，而是比武器更關要的經濟破產了！

從上面這個簡單的例子看來，我們可以知到，國與國的戰爭，其勝負結果，不是完全歸於武器，而是比武器更厲害的金錢。

我們的抗戰，已是到了最緊要的關鍵；同時也就是說：完成民族自由解放的任務，即將告成。在這一要千鈞的剎那間，我們不僅要全國武裝同志格外英勇地守土衛國，同時更要全國男女同胞厲行節約，以經濟來作他們的後盾。

自戰事爆發後，我們婦女界雖盡了極大的職責去看護傷兵，救濟難民，並從事其他後方工作，但以全國總數二萬萬多的女同胞中，能盡到各人職責的，實在還是微乎其微。這雖由於我國舊禮教的束縛，女子教育的低微所致，但最大的癥結，還由於婦女自身的沒有勇氣，與認識不清。

近年來，我婦女界雖已被外侮所攪醒，但實際能站在時代前線以身作則去幹的，還不見有多少。現在祇以上海婦女界來說：在這國難重的時期，非但不能厲行節約，甚且愛買洋貨，以爲時髦闊綽，如此表現，不但可以形成社會奢侈淫佚的亡國風氣，更足以促進資金的外流，使國家經濟頻於破產。要知當國家費用孔急之時，國民多節省一分的消耗前線就多增加一分的力量。一人的力量，固然極小，但以全國二萬萬多，同胞來計算，爲數定必可觀，故蔣委員長說：「以先憂後樂已任，以茹苦含辛爲當然，一切衣食住行之生活，務須以簡單樸素之原則。」這不啻明白的告訴我們：在國難嚴重時，每一個人都要厲行節約，以節約之款，貢獻於國家。

過去，據海關的統計上，化妝品的入超，竟佔着極驚人的數目。如果我們把買這種拍來品的錢去買國貨，以餘剩的錢獻於國家，國家一定能加強的充實建國的力量，我們在經濟上定能有更雄厚的力量，那麼對最後的勝利，更可以多一些保障。故節約運動正在開始時，婦女本身要節約，同時更要勸兒女以及朋友也要節約。節約運動如能從家庭婦女爲單位做起，這種力量一定可擴張到每一個角落。中國的新生是快要出現了！我們深盼婦女界消彌各項浪費，以節約的餘款，來撫育這將要誕生的嬰兒！



魯迅逝世二週年紀念會

桂芳

十月十九，這巨人的長眠的日子，是那樣的沉痛地刻劃在每一個有着青年的心的記憶中。二年來，踏着魯迅先生用血肉指引的路，我們學習他，忘懷不了他，特別是在祖國正在抗戰的行進中的現在。

聚集了許多文化人，這裏是一個紀念會。

魯迅全集的精裝本放在架間，椅子圍着長桌在屋子的中央，壁上掛着莊嚴的親切的遺容，前面是：在涼颼的深秋裏掙扎出來的夜來香紮成的花籃，彷彿在說着：

「只要堅韌的戰鬥，勝利必然地到來。」

到的人三三五五地散開着，流動着，有的始終保持着抑鬱的沉默，有的懷着悲涼的情緒；會見了朋友，只是緊緊地握一握手，哀悼的血流在手指和手指間溝通。

「魯迅先生要是不死，抗戰將……」

「是一枝最有力量的軍隊哪！」

「失去他，在我，比失去父親還難過。」

輕細的談話好像經過汽艇激動後的水流，普遍地盪漾着。主席宣佈開會後，大家都圍攏來，可是到的人太多，臨時又

搬了好多椅和桌子，房間被擠滿了，有幾個還是三人拼二條櫈。

向魯迅遺容行敬禮！紀念會就在這樣的情形下開始。

「今天是魯迅逝世的二週年紀念會，」主席用低沉的可是有力的聲調說：「先生幾十年來都是生活在惡勢力的壓迫下，他的書被禁止，甚至只有要魯迅二字就不准登載，家裏的地址是秘密的。但他却始終在奮鬥，反抗，工作，這種精神是我們應該學習的。還有，先生最推重的是工作，最恨的是說風涼話，工作就是最好具體的紀念，關於這點，我們文藝界是不是需要組織？希望諸位討論。」

熱烈的掌聲結束了主席的話。侍者端上茶點來，大盆的蛋糕餅乾從桌子上被挪到人們的手裏，又被輪次地傳遞着到別人手裏，咀嚼的聲音，茶杯觸着盆子的聲音，細碎的談話的聲音，空氣暫時的輕鬆一下。

「我簡單的說幾句，」X先生站起來了。輕鬆的空氣立刻恢復到剛纔的靜肅，正在吃東西的趕快輕輕地吞嚥下去後，自然地注視着說話者的臉上，「魯迅先生生在壓迫裏，死在壓迫裏，二週年了到現在，還不能走到墓前去看看。他的墳地非到中國抗戰

勝利收回失地後，纔能讓我們自由走動。他曾經說過：「一切吃飯戀愛都和國家大事有關，」連死人骨頭都是有關係的！而現在，他的骨頭就是在×人的手裏！」

她喘了一口氣，我看到了她的眼睛裏含着聖潔的淚光，我也隱約地聽到了她的心臟的跳動，我知道她是在追憶的痛苦裏。她把她的衝動的情感抑制着，繼續說：

「在先生的墓前，覆着『民族魂』的旗子，那是說：他整個的生命中，就是爲喚醒，爭取和發揚民族魂。他離開我們去了，而抗戰到今天，已經有了十五個月，在這偉大的抗戰中，我們繼承他的意志，不投降，不屈服，一直在工作，工作，試看：魯迅全集在重重困苦的環境下靠了許多朋友的合作幫忙居然也出來了這就是很好的說明。」

太陽隔着玻璃窗襲進來，溫暖散播在每個到會的身上，大家屏息着，似乎等待着事件的發展。

接着是出版魯迅全集負重大責任的×先生說：

「承許多位的幫忙，擠在一間又狹又小的亭子間裏，校對，編輯，有時談談笑笑，有時整天的加緊工作，常常弄得滿頭大汗，但是這種物質的辛苦，可以說，我們已在精神上找到安慰了，因爲它出於意料的能夠銷到四千，這可見到先生感人之深，和讀者購買力的蘊藏的濃厚，在大家都在忙和窮的抗戰期中，不光是魯迅全集而且還有資本論，這表示了什麼呢？舊的腐朽的淘汰，而新的光明的產生，一方面也顯示了言論自由的進步。從前，像這樣的書不是不能出，而是被限制着，現在不是出了嗎？雖然背

後不免有些噓噓，可是從公開的禁止到背後的噓噓，這正是說明着惡勢力已到了滅亡的時候。魯迅先生在地下有知，一定也是高興的。」

之後是商議文藝界的怎樣合作。有人說許多副刊雜誌應該來個聯絡，也有人說最好出一個大型的文藝刊物，問題被熱烈地討論起來了，畢竟工作比一切形式的紀念都強。

散會了，看看這許多參加紀念會的人們，我想起了郭沫若先生第一次紀念會中說的話：

「這裏有創作家的魯迅，有翻譯家的魯迅，有整理舊文學的魯迅……共同合起來就是整個的魯迅先生。」

是的，就在這屋子裏，我看到許許多多的魯迅的影子，在屋子外面呢？自然有着更多的新的魯迅。魯迅先生並沒有死，他是永遠地活在大家的身上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夜

如何爲中國而生

著文

本月四日，文匯報載英國每日民聲報特派員海爾登女士發表談話，其中有兩句話深有意義，她說：「願爲中國而死的青年很多，但明瞭如何爲中國而生的則殊嫌過少。」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的確，在現在抗戰時期，爭取最後勝利的時期，是需要爲中國而死的民衆，愈多愈好；但在建國的過程上，那就需要知道如何爲中國而生的人民了。所以，要建立新中國，就是要完成抗戰建國，這兩種人是同樣的需要的。



「沒有丈夫的女人，寡婦，你到寡婦家裏來相親？你能告訴我你媒人底姓名嗎？」瘦子底聲音很兇猛。

「你，難道你是她底拚頭嗎？你預備來打一個相親的人嗎？你不配打聽我底媒人。我底媒人是這村子裏的紳士。」陳四說。

「滾你媽底！」瘦子和他說這句話的同時，把一隻乾瘦但是攥得硬硬的手掌送到陳四底臉上。陳四底臉上立刻感覺到熱烘烘地，眼睛裏放出五顏六色的花朵。他底嘴唇剛從閉着的張開，預備還答臉上底打擊，大腿旁邊又着了火，像觸了電一樣，不自主地飛快地跑起來。穿着光亮袍子的身體，向着寡婦底大門外連搖帶滾地閃出去。

陳四挨了打，但是他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只當是做媒的人開了他的玩笑。他不曾把這事告訴任何人，當他底母親問他的結果的時候，他便說：

「那女人不成，我早就說過我是不要討老婆的。」

這事就這樣完了。後來他自己和別人都沒有提起過關於他婚姻的事。

陳四和他底母親都是忠實的，永遠地忠實；貧

窮的，也是永遠地貧窮的。

陳四底母親除開這一個兒子以外，還有一個女兒，那是一個在十七歲便被做媒的人騙了去的，不幸的女人。她十七歲的時候，媒婆告訴陳四底母親說：

「你底女兒長大了。我替你找了一個很闊氣而目很漂亮的親家。這家姓秦，他們是這裏最有名的紳士，那位公子是一個讀飽了書，長得頂頂好看的人物。」

「那樣闊氣而且漂亮的人，不是也要娶一位闊人底小姐，爲什麼要我們窮人底姑娘呢？」陳四底母親懷疑而快活地問她。

「闊人底小姐要嫁更闊的人，知道麼？並且他們聽說你底姑娘長得好看，他們是一定要娶一個好看的媳婦的。嫁到他們家裏去的姑娘是有福氣的。」媒婆滔滔不絕地說了。

在這一年底冬天，陳家底姑娘出嫁了。她做新娘子的夜裏，當伴娘揭開了蓋頭的時候，她看見一間寬大而破舊的屋子，屋子裏點了一對大紅的臘燭。燭光照着新郎底臉，顯出又瘦又白的模樣。

從這一夜起她便作了一個晚期肺病的丈夫的妻。她和這位少年丈夫的關係，和她青春底寄託就

是一把醫治肺病的藥壺。

她丈夫底父親是一個六十歲的有着萬塊錢的積蓄的富農。他底母親是這個老年的農人四十歲的時候娶來的繼母。老年的農人繼娶了這個妻子，他便對她說：

「我從前都是自己管着錢財，現在你是我底妻室，我相信從你以後我不會再繼娶妻室了。我現在要讓你給我管錢。」這樣，他便把他所有的錢從自己底手裏移交給這個比他小了十四歲的妻子。

從這時起，老年農人的妻子便是這家裏最有勢力的人。她除開幫忙丈夫治理財產的事務以外，她還有一個自己底事業，也就是她一生中最有興趣的娛樂，便是賭「牌九」。

「牌九」這種賭博，在這村子裏並不是時常見到的事情，只是新年時期一種風行的遊戲。可是在新年的一個月中，參加賭博的人可以使一個從沒有恒產的人變成小富翁，也可以使人破產。

姓秦的老農人的妻子，在最近兩個新年的賭博中，把丈夫的財產輸去了一半。

「請你今年不要再丟掉這樣的事了，好太太。我願意陪你上城裏去看一個月的大戲。你知道，你現在有了媳婦了。賭博不是媳婦的好樣子。」當他

們娶了姓陳的姑娘的這箇新年，老農人告訴他底妻子。

「啊，不是媳婦底好樣子。是的，等你底兒子也交一分財產給你底媳婦時，你再禁止我底遊戲。」她底回答，是這樣簡單而直率。

陳四底妹妹嫁到姓陳的家裏過了六個月，在第六個月的舊中的一天，她所伴着的藥壺離開了她，和藥壺一道，她底丈夫也從她所守過的床上移到一具漆了黑色的，長方形的木盒子裏。這時這位中年的農人太太便告訴她說：

「現在我們分你四百塊錢，隨便你願意怎麼生活，守在這裏，或者回到娘家。不過，告訴你，我們家裏是沒錢可守的，從前是你底公公要替你底丈夫衝喜，把你娶了來。現在，沒有可說的話了。」

她說我不應該回去。我回去是要讓人談論的。

從此這村莊上添了一個守節的婦人。

從這年起陳四底母親每年打發一輛藍色布棚的轎子把她底女兒抬回來，三個月以後，又用一輛同樣的轎子送她回去。

這是我記得頂頂清楚的。我看見陳四底母親送過兩次她底女兒。當她送她底女兒回到丈夫家去的時候，她那可怕的嗥叫的聲音，不像是送走一輛坐着活人的轎子，而是送別一具裝着死人的棺材，當我看見這情形的第一次的時候，人說這位不幸的婦人，坐她母親底這帶着哭泣之聲的轎子，已經是第二十四年了。

因了這一對兒女，陳四底母親在這村莊上變得很有名，常常被人看作嘆息和憑弔的對象。

除了這樣一個孤獨而寂寞的家庭以外，我還記得有另外一個，也是寂寞的家庭。他們是那省裏有名的貴族，在鄉村裏他們有兩千担租，有一座最大的房子，那家主人姓林，人家都叫他林家莊。

林家莊的主人是前清的一位翰林，清朝的皇帝封他戶部侍郎，在他作官的第十年，他便告訴他底夫人：

「我們該在我們底故鄉起一座莊屋，安定我們底生活，作官已使我厭倦了！」

這樣戶部侍郎底家，便從京城移到這村莊的邸第中來。

這是一座莊嚴而美麗的大房子。房子週圍都種着花和樹。

這房子在這鄉村裏最有名，它除開是這村子裏的一座最大的公館而外，還是一個最大的梅花林。

在冬天，當下雪的時候，我們不必去拜訪林家莊的主人，我可以站到那大房子前面的遠遠的堤上，從那裏看去分不清雪和梅花，從雪的飄蕩中夾着梅花底香味。

我看見這座大房子的時候，他們已經在這裏住了十五年。戶部侍郎死去了。當他死的時候，留下許多田地和寶物，奴僕和農夫，兒子，女兒，媳婦和五個姨太太。

他們成了這村子裏永久的富豪。每年秋天，農夫們用連成一長串的車子和担子，把穀子送到他們底倉裏。

當這時候，這最後的一次，第五個姨太太便領着一個年老的長工坐在停着轎子的大廳上，點計租

穀的租數。

點完了租穀的數目，老年的姨太太一定要告訴送租穀的農人：

「今年數目又少了，像這樣豐收的年成，你們應該交全租，你要知道，我們家裏養活了你們十五年。」

「老太太，東佃如父子。東家是我底恩主，種田的人決不會欺瞞主人。今年田裏遭了乾，我們陪了二十個工給田裏車水。」送租的說。

「那不行，你回去告訴你們老園，租穀缺的數目太多，打一個對折，還該補送二十五石。要不然我今天一定調換佃戶。」老姨太太昂着頭，擺出貴人底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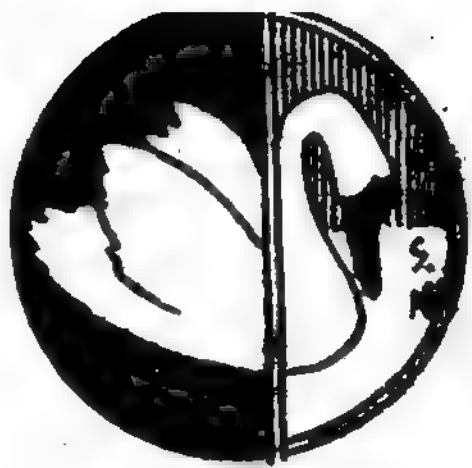
「求你老人家寬恩，賞我們吃點飽飯。車水的工錢都是我們自己墊的。」送租的說。

「那不行，我們去年就要換佃戶的。是你們老園說，今年一定交全租，所以我寬恕了他。好，現在，限你五天，五天中不把欠的租穀交來，叫你老園不要再來見我。」老姨太太把肥胖的身體撐在細小的金蓮上，一搖一搖地走進去了。

第二年春天，一個很早的早晨有十四個穿着短衣服，手裏拿着釘耙和木桿的人，跑到林家莊去告訴那看大門的人說：

「請你去告訴你們底主人，我們現在因為沒有飯吃，請他們幫助一些穀米錢財。請他們自己把東西送出來，要不然，就請他們讓開，我們自己進去奪取。我們是不傷害女人和性命的。」

這座大房子空了一個多月。這二個月中，這裏只有兩個看門的老頭子跟一條狗。（未完）



毒

販

洪波

阿桂姊今天從孤島上搭火車回到家，覺得沒有前幾回那樣自在：像有一根帶子牽呀牽地纏住了她的心，雖說換上了血腥味的火車中，搭客們誰也沒有來投她以一種例外的注視，然而她從南翔站口上給一個穿得不十分入眼的黑臉子旅客在她身上

設起來的××站，終於到達了。「噯——」地一聲長吼，火車像喘息的牯牛，慢吞吞地停了下來。

下身盯了一眼之後，她就如同給堅韌的絲帶子把一顆平穩的心吊上了一二寸，裏呀裏的總也寧靜不下來。每停了刻把鐘光景，她雖說把注意包藏在並不介意的視線裏來垂視一下隱貼於腰帶子裏的那包一本萬利的黑貨，同時更注視那隻新買的綠殼子熱水瓶兒；（其實隻把瓶兒，就是丟了，也不過損失六毛大洋，但爲了那兒有更多的發橫財的好貨色，因此那個不值得注意的東西，也就非加以注視不可了。）可是阿桂姊這刻兒注視儘管注視，心窩兒却總是高高地吊起，像一顆找不到棲止的小鳥，恍恍惚忽地她預感這一回的出門，許要吃一個報應，然而出來終於出來了，現在只有希望車子會像插上翅膀地再飛得快一點，巴望家一到，那什麼也就有了保障，憑她那一張豐腴紅潤得逗人心疼的臉龐兒，那一付合情合意的侍奉手段，還怕那友邦的那個鬍鬚軍官不做她的護身符？

阿桂姊「索」地站起身，敏捷得像頭活潑的獼猴，提起了熱水瓶，就跳下站口去。「呀！……」呼了一口慢長慢長的氣，「好啦！現在不怕啦！」她自語着，心的震盪平穩得多，絕不如先前的飄在大浪中的舢舨那麼地打跳。「這種好寶貨，再有人攔腰，不趁這混水裏撈他一撈，那我阿桂姊一輩子發不了財啦！方才那不曉得那兒來的冒失鬼，料來他不曾看破我的……」一準是轉我的念頭，哈哈！」她想得嘴角邊噙了開來，簡直可以笑一笑，然而她有那種勁兒咬住了。「不識相的傢伙，他不知道我是什麼樣的女人哩？蝦蟆也想喫鵝肉，正是……」

現在阿桂姊踏到自己家鄉的土地上，她的胆子壯了起來，路上碰到了好幾個熟人，可是沒有那份心緒打什麼「阿姊」，「妹子」，「你好」，「我好」的交談，她急於要回家去擺佈這些貨色，同時她還得再用小戲子來他秤一下，究竟可以賺幾塊錢？——「比前次多一倍大概是有的，」她暗地估計着。

十二歲的女孩「招弟」瞧見了阿桂姊回來，她伸出了小手掌，嘻皮笑臉地：

「媽！你又買了一隻熱水瓶！」

「噯，媽又買了一隻熱水瓶。」

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阿桂姊把那兩扇蝴蝶門結實實地門上，點上燈，把腿彎裏的一大包兒掏出來，然後在熱水瓶的底裏再開發出她的珍藏品；一股說不出的青滋氣的味兒直鑽進招弟的鼻子裏。

「媽。這是川土。」招弟很懂得看貨，雖說還只有十二歲，經驗可倒不差。

「你也識貨？」

「我識的，媽。」

「好阿囡！真玲瓏乖巧，媽歡喜你！」

天氣熱得把白胖胖的阿桂姊的額角上，頭頸裏，蒸下了黃豆大的汗珠子，一粒又一粒滑到了「土」上，又滾到了桌上，「這也是血汗錢哪！誰說販老土是白賺錢！該殺的！」

此刻阿桂姊的腦部是全盤的法幣在青蛙似的跳躍，方才那根緊吊住心根的帶子早晚去了，那個穿得不入眼的黑臉旅客的影子，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當招弟那女孩子到小房間中去拿戲子兒來預備剪秤的時候，外邊的蝴蝶門上驟然響起了並不高，然而顯得非常急劇的敲擊聲。

「一定又是阿四那短命鬼來批貨了。」阿桂姊一壁自語，一壁站起身子跑到大門邊：

「誰呀？」

「我！」

聲音非常陌生，阿桂姊靈巧的心倏地意識到許有意外，然而當那外邊的人高揚地發出急迫的疾呼時，阿桂姊却非但不倒退反而爽利地把蝴蝶門開了

被炸得一乾二淨還沒有給友邦人越俎代庖地建

出了小手掌，嘻皮笑臉地：

十二歲的女孩「招弟」瞧見了阿桂姊回來，她伸出了小手掌，嘻皮笑臉地：

時，阿桂姊却非但不倒退反而爽利地把蝴蝶門開了

——因為她一想到那個靠得住的軍官是赫赫然的他們的征服者，「畏怯」這就不應該爲自己所有了。

兩道黑影閃了進來，一個是高個子，一個却是日間在火車上所遇到的那個穿得不入眼的黑臉漢子；然而這還不打緊，使她頓然失措的是：她的銳利的眼光，已經瞧見了那高個子手裏所握的一支短小精悍的傢伙。

「哎……」阿桂姊的臉色灰白了起來，她自悔不該這麼樣猛浪，靠山又不在身邊，怎麼會魯莽到這步田地；哎！現在，現在可晚了！……她呆得連步子都沒有動彈的力氣，話匣子更不知從何打開才是。

黑臉漢向着高個子瞥視了一下，立刻沉下嚴肅的臉皮，雙手垂得筆直，腰板兒微微地曲成三十度的角兒。

「隊長！這就是阿桂姊，販毒的女人！」他一字一句，逼得非常沉着堅實。

「就是她！」隊長的兩道視線直注射到阿桂姊的臉上。

「是！」

「老沈，你在門邊看穩了！」

「是！」黑臉漢轉身掩上了蝴蝶門。

「你這女人！」隊長走緊一步，「人家在拚着命根子，而你在這兒趁火打劫，一次又一次販毒品來害人！你以爲這裏永遠是矮鬼子的世界嗎？你以爲你奉獻皮肉給鬼子們受用，便可以公然販毒，公然亂做了嗎？老實對你說，你也不容抵賴了，大隊長要你，趕快識相一點，跟我走！」

「隊長，隊長！」阿桂姊知道事態非常嚴重地壓在自己的身上，「我沒有做不端的事，我不過販，這道也不算……不，也是無法……」她漸漸地兩個膝蓋兒曲着，沉着，終於着了地，她的聰敏慙也也許這樣可以緩和一二分緊張的空氣。

「不過販一點……」隊長嚴肅地哼了一下，「可是勾結小村那矮鬼子……？」

「這，這……」阿桂姊不等隊長說完，就搶了上去，「我們只是相識，他歡喜我，有什麼辦法？」

「沒辦法，好，那我問你：四顧鄉的一片火，怎麼來的？你販毒不算，還當眼線，哼！現在快跟我走！」

「好隊長！好隊長！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是同胞，（她居然由於世故的老練也會使用這一些字眼兒）你，算行一個好，下次我阿桂姊殺頭也不再敢……」

「隊長！」黑臉漢忽地退後一步，「請趕快！我方才瞧見一個女孩子打後門邊溜出去，過了也許吃反掌！」

「噫！」隊長點了一點頭，兩眼骨落地一個翻身，射出富有威勢的光，他從心底裏體驗到這個弟兄的精警。

「走！」他憤怒起來，同時有些自悔不該多此一番費時的問答；所以跟着這走字而來的，是高地舉示了那支黑色的標得晶亮的傢伙。

「媽！媽媽！」突然門外投進了一個乳聲的叫喚，隨後「砰」地送過了一通爆裂聲，一顆子彈從

門縫裏飛進來，「呼——」，「正巧從隊長的頂標上飛過。」

「隊長，避，避！」黑臉漢子立刻掏出插在褲帶下的駁殼槍，拍拍拍拍，正對着門外奮勇地還擊。

隊長的臉上堆上了一陣青灰，他咬一咬緊嘴唇，「他媽的！這女漢奸！」接着，「砰——」子彈從槍筒中橫射到阿桂姊身上，可是在這緊張的局而下，時間已不容他作一瞥的審視；那門外的××兵已經有三個衝了進來，槍子像雨點的飛擊，黑臉漢雖然已經受創，然而還在沒命地還擊。隊長正想轉過槍頭來向外放射，可是他的胸部早着了三彈，他說了放射的力，頹然地倒了下去。

「哎！毀了！老沈！」隊長絕望地呼着他的伙伴。

黑臉漢的臉上早已滿染了血污，倒在門後的土牆角裏。

「隊長！」他低微地發出最後的訣別：「可惜我們不能再拚了！我們毀在這女漢奸的手裏！」

「是的，可惜我們不能再拚了！」他的意識逐漸地模糊起來，當他的知覺消失前一剎那間，他瞥見了兩個倒斃的敵人，同時他聽得了「媽呀媽呀你你你……」的女孩子的哭聲，他滿意了，垂死的臉上，露出了微笑——他感到這樣的犧牲，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家信

夏 螢

沈沈的黑暗包圍着我們的國土，

故鄉，已陷於虎狼的浩劫中；

母親！我緊念着您！

一遍又一遍地，

悵惘，苦痛地默念着您病的消息。

辛酸而又興奮地，

使我永不能忘却的是您那愛人類的正義之心。

x x x x x

母親！

記得那還是在您懷抱的時候，

您熱情而又嚴正的，教誨了我對於被壓迫者的

同情，

對於壓迫者的憤恨與反抗；

您，指給我該走的正義之路！

x x x x x

母親！

災難的十年之前，

許多人在鄙薄我，恥笑我；

而您，却含着慈愛之淚信任我，鼓勵我，援助

了我！

給我無限的慰安與勇氣，

更加堅決，不屈地向前進！

x x x x x

母親！

一年又一年地，您忍受着一切的屈辱；

一年又一年地，您期待光明的未來！

去年，

七七民族抗戰的炮聲響了在去年，

您愉快的寫信囑咐我：

「為民族的獨立，自由，應獻出你最大的力

量！」

最後您還說：「愛你的母親更該愛你的國家

！」

母親！

您這中華民族的母愛，是何等光榮與偉大！

x x x x x

不祇如此，

母親！

您與病魔搏鬥，

帶着老弱的身軀，

挨家挨戶去宣傳，募捐；

不管別人的白眼與冷臉！

為的是您要盡喚醒迷夢裏同胞的責任；

您要加強中華抗戰的力量！

愛您的子子孫孫，

您努力，

您也準備着犧牲！

x x x x x

可是，現在，

母親，您却病倒了！

沈重的病倒在苦難的故鄉；

於是您喊出「如果我真的死了，孩子！你要更

努力！」的怒吼。

呵！偉大的中華母愛，

激情已模糊了我的眼珠，

信在我的手中顫抖了！

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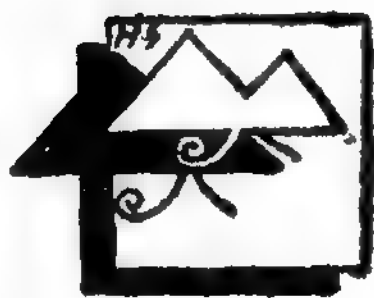
病倒在虎狼浩劫的故鄉中，

怎能不叫我緊念？

爲了我們，也爲了國家，

我默默地遠祝您的早日平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



戰後上海女招待的生活

沈 敦

爲了要明瞭些關於戰後上海女招待們的生活情形，在一天的晚上，到永安公司樓上天韻樓去跑了一趟。那時恰好八點多鐘，遊客非常擁擠。我的目的並不是到該地去觀劇，所以不願向人多之處去擠，只揀清淨的地方，想希望有機會能到任何一個女招待，和她們談談。總算不虛此行。當我從文明

貴得使人有些不相信；我們一家五個人住間亭子間，小得連人坐的地方都沒有，房錢倒要十六元。因此爲了要維持一家的生計，才由小姊妹的介紹，到此地來當女招待的。」

「你感覺對於這種生活過得慣嗎？」

「不是早對你說過嗎？這碗飯不是人吃的，」

她抬起她的頭來，臉上有些愠色，「假使現在香烟廠要是再開工的話，我真不願再過這生活。你是明白的，到這兒來遊玩的人，能有幾個是真是抱著遊覽觀念來的；他們到遊藝場來的動機，無非是想吃吃女招待的豆腐。他們不當女招待是個人，高興時對你任意調笑，稍有不合他們的意，嘿！不客氣，就會跟你搗蛋，暗底裏陰損你。尤其是一般叔叔們，更是得罪他們不得，他們有特殊的勢力，可以任意使你丟掉飯碗；我們爲要維持生活，保持着這非人吃的飯碗，也只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了。」

「在沒有幾天吧，樓上文明戲場子裏的茶檯上有個女招待，名字我一時記不起來，我只知道她是常州人；因爲故鄉淪陷，家屬在逃難時被衝散了，以致流落異鄉。半途又遇見了匪人，將她騙到上海，被賣給她現在的假母，那假母就逼她到天韻樓來做女招待。不過，她不善於奉承茶客，所以茶客並

「白開水。」我們就坐下來開始談話。

「你怎麼也會來幹這生涯呢？」我劈頭第一句就這樣的問她。

「嘿！誰願意幹這種非人爲的勾當呢？」她用

「不是早對你說過嗎？這碗飯不是人吃的，」

不多。有一天晚上，天下着大雨，碼頭裏遊客比稀少，因此，那小姑娘的生意更加清淡；她一個子獨坐在茶桌旁呆思着，正在那時，忽然有一隻手把她的臉上摸一把；她抬頭一看，認識的，知道他是某茶園的老闆，是個生意場中的白相人，手下黨徒衆多，在浙江路一帶的勢力很大；她不敢得罪他，勉強對他笑了一笑。「哈！哈！你們瞧，小姊妹對我做瞞眼了；小姊妹，你對我有情，我也不可對你無意呀！我與你發個「寒熱」去吧，興嗎？東方飯店怎樣？」那白相人滿嘴酒氣，兩眼佈滿着紅絲，面上露出猙獰，直衝到小姑娘的面前，兩隻手不住在小姑娘胸前亂碰。

「哈！哈！哈！真有妙頭！小姊妹你交了桃花運，我們的老大看中了你啦！」和那白相人同來的一班流氓，都在旁助着勢胡調着。這時，那小姑娘有些忍耐不住了，不覺放下了臉，一把推開白相人的兩手，叫他放得尊重一些。

「『X』像娘起來格；不識抬舉的賤貨，格兩個窮爺看得起你，和你打打欄，你倒要搭架子。」

「怎麼？難道當了女招待就可給你們任意開玩笑嗎？……」小姑娘起來反抗了。話剛說完，一隻巨掌已飛到小姑娘的粉臉上了；接着另一邊的臉上也被打了一記。於是就鬧鬧起來；稽查和茶檯上的正堂來了，小姑娘就把剛才所受的委屈哭訴給他們聽。

那裏知道，正堂和稽查，非但不替她說句公道話，反而責備她不該得罪客人，還要逼她向白相人賠禮。同時，他們也不住的向那白相人打招呼，賠小心，請他不要生氣。正在這時候，小姑娘的假母也走

來了，得知此事，不由分說，當着白相人的面，將小姑娘加以一頓毒打。」

「那末，後來結果怎樣？」我忍不住問了。

「結果！你想好啦！少不得那假母逼着小姑娘去向白相人叩頭賠罪，說不定真個陪白相人發個『寒熱』。」

「你的待遇怎樣？」話又轉到了別方面。

「那裏還談得上待遇？做女招待是沒有薪金的。凡在此處做女招待的，每天須向賬房交六杯茶錢，（每杯茶二角），有多餘的收入，才可入自己的袋裏；假使生意清淡，還得倒貼幾文。有人說，做女招待是沒本錢的生涯；就是做舞女也得先學會跳舞才可；只有當女招待是無須要學習的。這話雖說得不錯，但是女招待身上穿的，臉上塗的，都要化錢去買的呀！倘使你服裝不入時，就會影響到生意。平時在表面上看看我們，個個都是很摩登，花枝招展的，臉上都是充滿愉快的笑容；然而，你仔細把她們分析一下，那一個不是在含着淚苦笑？有的爲了生活的逼迫，甚至於操副業，出賣她們的靈魂。唉！做女招待的與當賣淫婦，所差的只是程度而已，實在並不相距多少。」

我們正在談話時，突然有一個裝束很入時的女招待走過來，拍着芸香的肩，對着她取笑：「你們談得多入港呀！我來打擾你們了。」

芸香忙替我介紹之後，才知道這摩登女招待就是介紹她進天韻樓來的小姊妹，名叫翠鳳，她做女招待已有近十年了。芸香並代我說明我的來意。

「我當女招待還在『一二八』以前呢！」她很

爽直的，不待等我問她，就這樣對我訴述，「那時的女招待，並沒有現在那樣多。而且在『一二八』前，市面很好，來玩公司的遊客中，闊老也很多——坐汽車大腹實當然是沒有的；所以每月的收入很不錯。後來『一二八』打仗了，遊藝場暫時停頓等到戰事平靖，我再回來做女招待，雖然茶客仍舊沒有減少，可是母月的收入却減少了許多。最大的原因，就是由於上海給打仗之後，市面不佳，失去職業的人增加，我的茶客中，有的是失業了，有的雖然沒有失業，但是收入比前減少了，他們再沒有多餘的錢來化在我們女招待身上。同時，女招待的數目也增加了許多；因此，這碗飯不像從前那樣容易吃。直到前年下半年，才好一些。那裏知道去年八月又打起仗來；現在雖然遊客很擁擠；但是來泡茶的很少。就是以遊藝場來講，也是比較以前衰落得多，你不要以爲遊客多，就是生意興隆；以前二角錢一張票只有一個人遊玩，現在二角錢買一張票，還有送一張，實際上只有一角錢一張；比以前收入要少一半。哼！現今當女招待真不容易了。」

「你能告訴我嗎？來泡茶的客人大約可分幾種人物？」我這樣的問她。

「來泡茶的客人要我分種類，那倒分不出來；我只可大概的對你說下子。最容易對付的茶客，就是一般年老的；凡是年老的來胡調我們女招待，大多都是有點錢。他們爲要使我们不嫌他老，不惜用金錢來買我們，我們對於這般老頭子，就是冷待些，他們也不會生氣的，而且開他們的『副條』（即敲竹槓）也很容易。其次是商店內的夥計和洋行內

的職員，他們大多年紀還輕，很容易鬧爭風吃醋的事；還有一般無業的『小抖擻』，這般人最不要臉，他們靠了張小白臉，去引誘一般意志比較不堅定的女招待，非但糟塌她的身體，還要用她的錢。學校內學生到我們這裏來的也很不少。記得在二年前，有一批某法科學校的學生，和我們女招待大談其愛情呢。最不容對付就是一般白相人；他們胡調是出錢的，一方面又不能得罪他們。對於這種人，除了忍氣吞聲，實在沒辦法可對待他們。」

「你既做了近十年的女招待，你對於你做女招待的生活感想如何？」

「什麼叫做感想，我是不十分懂得；不過從近十年的女招待的生活中，我知道了一般茶客來泡茶的心理，他們不惜利用金錢來引誘我們，威迫我們，他們是爲了什麼呢，我相信，凡是來泡茶的茶客中，沒有一個不想來糟塌我們身體的；沒有一個人是有誠意來對待我們的；當與你初交時，一個個都是花言巧語，使你以爲他們真心待你；等你一上了他們的當，立刻就會把你棄在一旁，視你如同陌路人一樣；他們又來換新鮮的了。在以前，我並不瞞你先生，我會上過好幾次當；現在是覺悟了；任何一個遊客是再不能騙我了。所以我常勸我的姊妹淘，對付茶客要小心，不要上他們的當，因爲姊妹們的年紀還很輕。」

「對於這生活，你感覺厭煩嗎？」

「怎麼不厭煩？但是沒辦法想；不做女招待，拿什麼來過活呢？我們又沒有才能，又沒有學問，能做些什麼別的事呢？」

是的，幾千來封建社會的勢力，把女子關在狹小的天地之中，壓迫她們做男子的奴隸，永處在黑暗的牢獄裏面。現在一旦要自立做人，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們的苦痛，究竟是誰的罪惡呢？

看了「愛與死的搏鬥」以後

逸 霄

愛與死的搏鬥是法國現代文豪羅曼羅蘭以法國一七八九大革命後幾年間的史蹟為背景而編寫成的一齣戲劇。裏面包含崇高的理想，豐富的熱情，與人生的哲理；而辭句又是那麼美麗，那麼含蓄着深意，真像一首抒寫幽情的長詩，一闕熱騰奔放的音樂。像我這樣缺少文學的修養，對戲劇的研究，恐怕看了一遍之後，很難說到澈底的瞭解，所以也就不敢加以任何的批評；下面，只是把我看過這劇後，靈感上起了一點怎樣的反應，以及思想上發生了一點怎樣的作用，拉雜地寫下來，向未看過該戲的人們，作為一個忠實的介紹。



(藍蘭扮演的索非)

該劇的情節，本沒有在這裏敘述的必要，但為着使讀者更易領會更易明白一點，所以不憚煩地把

該社節目單上印上的簡短的說明，抄錄在下面：

「人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蹟：幸福的人不一定要活的，活着的也不一定就有幸福。有人活著為了愛情，有人為了信仰，有人為了理想，可是同時就有人視死如歸，也為了愛情，為了信仰，為了理想。這裏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們不為自己活，也不為自己死。他們偉大的人格形成他們崇高的舉止。」

「一個飢寒的冬天方才過去。現在正是丁香花盛開的三月末梢。賴爾茹瓦希耶夫人約了四位老少朋友一同欣賞明州的春光。他們唱着歌，跳着舞，談着愛，好像已經忘掉彼此的憂慮。但是，誰記得掉？街上過着上斷頭台的囚犯行列，牆上登着列強的軍事行動。國會方面還在做些自相殘殺的勾當。幾個月以來，巴黎的山嶽黨把吉薩德省的國會議員收搶了一個乾淨，如今又輪着山嶽黨在分裂火併。什麼時候是個了局呢？親友全死光了。活着的，是朝不保夕，天天在出賣自己的親友。」

「幸福的似乎只有賴爾茹瓦希耶夫婦。人人羨慕，但是，誰也想不到他們的結合早就有了裂痕。賴爾茹瓦希耶對於政治的信仰起了動搖，漸漸由沈默而中立，由中立而反抗，終於決然和泰力分手，繼而無私的統治着洛布希耶要他投票列決革命元勳黨東的死刑。他沒有投票，擅自離開了議場。他年輕的夫人這時正在家裏款待他的情人法萊。」

「這是中央政府通緝的一個犯人，死裏逃生，從吉薩德省到了巴黎，只為重溫一下他的舊情。

。他嚐到了人情世故，如今愛清是他僅有的一線光明。他來的時候恰好趕着賴爾茹瓦希耶夫人和客人談笑。一個叫做巴姚的老頭子害怕連累自己，先暗地向當局告發了法萊的行動。公安委員的軍警眼看就要搜查來了。

「賴爾茹瓦希耶發覺法萊是他的情敵。他沒有出賣這英勇的亡命者，把人家為了救他而給他的寶名讓照得送過去，讓法萊陪伴他年輕的夫人離開巴黎，一同奔往自由的瑞士。賴爾茹瓦希耶夫人聽見他的安排，靜靜地燒了她那一份護照。她決計留下陪着她的夫君取義歸天。要跟着他一塊兒殉難。」

「現在他們恢復了那久已失去的新婚的寧靜。生帶走了痛苦，死帶來了平靜。黃昏來了，軍警逮捕他們來了。」

「為什麼要把生命給了我們？
「為了克服生命！為了最後勝利！
「暫時的是現實，永生的是理想：最後的勝利是你們的，死去罷，你們為人類而活着的戰士！」

索非這一個角色，無疑是非常地難於表演到無懈可擊的地步的。她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她溫柔而嫺靜，具有高尚的品德，與熱烈的情感；她很幸福，處在一個優裕安適的環境之中，誰不羨慕她，稱讚她？然而也正由於這一個緣故，使她與真實的世界遠離着，甚至連與自己真實的生命也隔棧起來了；她的熱情，聰明，逼使着她去追尋着生命，然而她的地位，她的高貴，又時時在阻攔着她，限制着她；因此，她時時陷在苦痛的深淵裏，無法自拔起來，她終日相處的丈夫，並不是她真正心愛的伴侶；她真正心愛的情人，她又不能，而且也不敢，

爲着良心的譴責，與妻子的名分，跟着他一同去過幸福的生活；你聽她跟她的愛人法萊說的話：『我的朋友，如果我沒有你所說的這種高尚，這種可憐的創痛的高尚，你那裏會愛到我這般地步？你那裏會愛到我這般長久，這般狂浪？你那裏會生思想病生到這般沉重？我們那裏還會幸福？我一想到我們將來幸而完結，愛情消滅的時候，我真有點擔心，害怕。』（最後幾句，恕我記得不很清楚，也許有錯誤——筆者。）她是怎麼追求現實，而又逃避現實？最後，她還是毅然推開了愛人，而投到丈夫的懷抱之中情願同他一起殉難。

這樣一個性格複雜，而心理時時在發生動搖與變化的女子，藍蘭女士却處處細心的體會，謹慎忠實的表演，可以說表演得十分逼真，十分得神。真如她自己所說的：『因爲自己工作的興趣，與友誼的關心和鼓勵，我將自己關起來與外界隔離着——爲的我要多多的用功，研究，思索，希望對於我所扮演的劇中人——索非，有充分的認識和正確的了解。』（見二卷一期本刊。）她表演時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會加以研究過，思索過，而且深深的體會過，決不是隨隨便便的，自作聰明，自以爲能隨機應變，而實在是背叛藝術的信條的那般演員，所可同日而語。單是這一點忠於藝術的精神，與肯於下苦功學習的虛心，已值得我們的欽佩與稱讚。的確，這一次的公演，藍女士是成功的。朋友，你振起精神「作更進一步的努力」吧！假如還有人不會體念到你學習的苦衷，而任意加以淺薄的隔靴搔癢的批評，那誠如陳西禾先生所說的「毛病是

在那副鞍子馬具配合得不怎麼合適，處處也就不接筭頭。」而決不是你表演得不够，更不能算是你的失敗！

或者有人以爲：像索非這樣的女子，思想太不澈底，行爲太不勇敢，不配做一個大革命時代的人物。我們要知道，法國的大革命，本來是小布爾喬階級對於專制君主的革命，理論的基礎不充分，革命的信仰易動搖；而況，她是一個與社會極少接觸，而受着舊禮教的薰染非常深厚的女子？她的不澈底，不勇敢，是當然的，也是那時法國社會必然會產出的人物。就像在現在的中國，在大革命後十年，高唱婦女解放已有廿多年的中國裏面，像索非這樣的女子，不知還存留着有多少！你只須走到舊禮教氣息稍濃的家庭裏，你就不難看見索非的影子。多少婦女，爲着妻子的名分，在忍受着無邊的苦痛，犧牲了應有的幸福與快樂，終日在矛盾徘徊中等閒把青春消逝，拋棄了真實的生命？

我也曾想過：一個人無目的地生活在世間，是最苦痛的一件事；假如能有一種信仰，爲這信仰而犧牲，而奮鬥，那是最幸福，最快樂的。不過，信仰有正當不正當，因此犧牲也有值得不值得。這是這齣戲啟示於我們的最重大的一點。我們現在正投身在祖國危難的大時代中，我們要爲最後勝利的信仰，去犧牲，去奮鬥，即使爲這信仰而失却了生命，也是值得的，應當的。羅曼羅蘭不是很明白的告訴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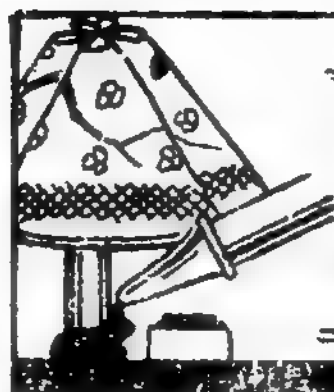
「生命是一串死亡與復活的連續。咱們死吧，爲了再生！」我們應當勇敢地犧牲一切，勇敢地踏上拚命的道路，爲了祖國的新生！但我不希望有人，像索非一樣，只爲了愛情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我只把有關於婦女的寫了一點，其他的因爲限於篇幅，恕我不能多寫。

介紹「彼得大帝」 雪松

我看了「彼得大帝」影片之後，給我極大的興奮和鼓舞。牠告訴我們的是，無論任何艱巨的事業，只要對於該事業，有信心，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定能够獲得成功。相反的，凡是對於事業沒有信心，而悲觀失望的人，結果必然失敗。第二，是由這一影片更說明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對於有利於人類社會的歷史人物，是如何地重視和贊揚。牠竟不惜花費大量的金錢和精力，製成這一歷史巨片。其次又是一次的證明蘇聯對於藝術的重視和已獲得了成功。你看那些演員表情的逼真，——尤其是扮演彼得大帝的亞蒙諾夫和扮演明西可夫將軍的柴洛夫更表有超等的藝術天才。以及各種情節，使人看去如身臨其境。

彼得大帝那種偉大的奮鬥精神以及他對於事業的信心，的確是很驚人而值得我們仿效的。當他第一次被瑞典軍大敗之後，他不但灰心，而且更加積極地重整軍備，加緊製造槍砲。因爲當時沒有鐵。他竟不顧貴族和僧侶們的反對，把教堂上的大鐘摘下來，鑄成槍砲。戰爭終獲得了勝利。經過這次勝利的戰爭之後，封建落後的俄羅斯便一躍而崛起於歐洲政治舞臺。因此封建的俄羅斯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階段不能不說他是一個有力的推動者。

創作選載



蕙華

淑華

母親的眼淚留不住她，弟弟的小手也拉不住她。她一望見父親的遺像，紅的血和亮的刺刀就在她眼前幌；混不住心頭的憤怒的火燄，終於悄悄地撒下了母親和弟弟，踏着父親的血跡。

隨着大夥兒年青的伙伴，唱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到了目的地。

幾個月軍訓的生活，蕙華是顯得更壯健，更活潑，並且更高興。她不時給她母親寫信，報告許多有趣的新聞，和日常的生活。她還寫：

「……媽媽，我是多麼高興！想到現在的女兒也替爸爸報仇，也會上戰場殺敵，我真要驕傲地笑了！……」

有時朋友們問她：

「蕙華，想家吧？」

「不！」張大了眼睛，搖着頭。

但有一天，太陽披上了黑紗，天空是灰色的茫茫的一片，蕙華病在白色的牀上。她想起了家了！哥哥在一二八那年，加入了十九路軍。光榮地犧牲了。母親的黑髮，就在那時變成了滿頭灰白髮。

顏色，在流淚和嘆息中過日子。「八一三」以後不久，烽煙爬進了他們的家鄉。那可怕的刺刀，插進父親的胸膛，是她親眼看見的；在悲痛和不寧靜的日子中又過了許多時日。一天，她挨着媽媽的白髮，說完了心中的話後，母親用着戰抖的聲音，流着淚說：

「蕙華，看看媽媽臉上的繃紋吧！我是不會活多久了，等我死後你再離開我吧！」

蕙華祇是抱着她媽媽哭泣。

蕙華在今天把這一切都想起了，她從枕下摸索出那張她和媽媽合攝的像片，她的眼淚忍不住流到額邊。她彷彿看見冷風吹着媽媽的白髮，整天的在盼望着她的女兒的歸來，她又彷彿看見弟弟在她招着手；她忍不住頭倒在枕上，把被蒙着臉，抽噎着哭了！

棟來望她，還帶了兩個大橘子。當他看見橫在被上的像片，和在被內聳動着的肩膀，他的心被同情抓住了，他低低地喊：

「蕙華！」

蕙華不答他，但坐起了身，低着頭。

「想起了媽媽吧！」

棟憐憫地看着她，親切地問。

蕙華默默地點了點頭。

他還有幾個特點是值得我們注意和學習的。(一)是他那種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當戰爭緊急的時候，他不但顧他的皇帝身分親自跑到前線指揮戰爭，到後方動員一切人力物力，並且還親身到工廠裏和工人一起趕造槍砲，當大火災的時候，他也是和別人一樣。跳到水裏做搶救工作，以致染上重病。(二)是他善於利用人材。他爲了完成他的事業無論任何階級出身只要與他的事業有利，他都容納。例如他最心服的參謀，是一個賣大餅的出身。但他的兒子却與他正相反，而是一個最怕改新的懦夫。保守舊制度的奴才，所以他結果一事無成，終被歷史的輪子碾碎而無聲無息於人世。

我想關於該片的內容凡是看過的人，大概都知道得很詳細，用不着我多囑囑。我所希望的是：凡中華民族的兒女，當我國家生死存亡的今日，都應學習彼得大帝百折不回英勇鬥爭的精神。對於抗戰應抱必勝的決心。盡自己的可能爲國家出一份力量。同時我更希望那些對於抗戰悲觀失望，以及那些王和論者的先生們，看了這一影片應該深刻地反省一下，不要使自己的命運和彼得大帝的太子一樣。最後我希望目前我國領導抗戰的領袖們，應學習彼得大帝的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和那種寬宏大量的善於利用人材。應把一切有利於抗戰的人材都吸收到抗戰的戰陣營裏來。無論他是任何黨派或任何階級出身。

「不哭了吧！」

棟撫着她的肩，安慰她。一面把兩個大橘子，塞在她床頭。

蕙華還是哭着：

「媽媽知道我在遙遠的異鄉病着，心裏不知道要多麼的難受；媽媽愛我，但是我卻離棄了她，留下那麼多的痛苦給她，祇爲了那仇，那血的仇恨呵！」

痛苦地閉了眼，臉貼着枕。

棟突然記起了什麼似的，跳起來說：

「喂！蕙華，好消息要聽嗎？我們的一隊就在今天下午要開往前線了！」

一下子，蕙華就驚喜的張大了眼，興奮地問：

「真的？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

她很快的推開了被，預備下床，棟卻按住了她問：

「幹什麼？」

「幹什麼？」蕙華不懂似地反問。「我們不是今天下午上前線去殺敵人嗎？」

復仇的火燄，燃燒着她的心，她不能失去這機會。

「但是你病着呢！蕙華！」

棟望着她興奮的臉，感動而又憐惜地說。

「不！我沒有病。」

蕙華拗執着說，一面掙扎着下床。

「蕙華，安靜一點，聽我的話吧！你病好了再去也不遲啊！」

「不！不！」

蕙華倔強地搖着頭，跳下床，收拾了床上的像片，愉快地握着棟的手，手心的熱度，灼痛了棟的雙手。

期待的一刻，終於到來！

整齊的行列，在灰色的天幕下進行；許多標活躍的心，結成了強壯的鐵的隊伍。

「劈劈……轟轟……劈劈」

砲彈爆炸聲，崩毀聲，呼號聲合奏成悲慘的交響曲。

血花，火光，彈片，煙霧……顯現着。

「衝呀！同志們！……向前衝！」

「殺呀！同志們！……殺！殺！」

蕙華忘了自己，勇敢地瞄準着奔過來的敵人。「呸！」

哈！蕙華高興地露了笑臉；正想射擊第二個的時候，突然背後一陣痛極的痙攣，立刻昏迷過去。

醒過來時，看見棟蹲在她身旁，含着淚對着她喃喃地說：

「蕙華，你是多麼的勇敢！」

回憶了一切的時候，她眼角閃着淚花，微笑着說：

「棟，我並沒白死，我已做了我所要做的……」

請你告訴我媽媽，我已殺死了我們的敵人，我很快樂……你哭嗎？棟……不！你應該笑啊！」

她望着棟的發光的眼珠，用手指着前面，向他點點頭，安靜地閉上眼。

雨點開始打着他的臉，前面：

「轟轟……劈劈劈……轟轟」
棟猛省地衝向前去！

創作指導

紅燈

蕙華是一篇描寫抗戰的青年的作品。這作品中有仇恨敵人的眼淚，熱血和歌聲。有大隊投前線的伴侶，有由「紅的血和亮的刺刀」私憤引證出來的公仇。

在中國這樣一個抗戰的偉大時期中，跟着民族解放的要求，婦女也得着解放。現在的婦女投身戰場，已是婦女必然之路，並非像古代的木蘭，女喬男相，那樣充滿着羅漫諦克的情緒的故事。在這裏，這故事也告訴了我們。

但是關於這一點，這作品有一些寫得不足，便是沒有把握着一個具體的故事，使人讀了知覺故事中的女主人究竟如何去從了軍，做些什麼更具體的事，作爲民衆的具體的啟示。

蕙華這個人的個性，也表現得不很明白。她又像堅強，又像懦弱。說她懦弱，她居然有勇氣違抗了母親的命令與意志，而加入到軍隊去報仇；說她是堅強，但生了一點病就要哭。這一種地方，在初寫短篇創作的時候，應當注意。

實際上，現在中國，女子加入軍隊，真正上前線去作戰的，恐怕還沒有。在這篇作品中，有「勇敢地瞄準着奔過來的敵人」這一句，那末，蕙華的確是在火線上作戰了。這與事實有點不符。一篇有價值的作品，應當把那時代的情形，忠實地正確地反映出來，不當把事實歪曲，使讀者印像模糊，而發生誤解。這也是應當注意的。



哲學初步研究書目

孟思恬

哲學的研究正在廣泛的傳播着，學習哲學的人現在是一天天的多了起來，如今的哲學的研究將不再被視為玄妙空虛的理論或者是大學課堂裏的特殊神祕事業。

「生活產生哲學，哲學指導生活。」這是我們目前研究哲學應該首先認清的特點。「理論與實踐是一致的是不可分割的。」這是我們研究任何知識部分的必要條件，哲學的研究自然也不能例外。

哲學在現階段的民族解放運動裏，正是揮發着它的偉力：它幫助我們認識民族解放運動的全貌，幫助我們認清這運動的發展途徑。幫助我們決定在這運動中的各種戰術和策略，幫助我們清算一切有害的錯誤的反動的理論……正因為哲學有助於我們的實踐，所以我們更有學習哲學的必要了。

毫無疑義的，我們所需要研究的是新哲學，也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爲的它：第一是在對於過去一切哲學派別的批判和揚棄中產生出來的；第二是建立在近代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上面的；第三是在歷史上的向上階層的鬥爭的實踐裏產生出來的，因此那是面對着當前的現實，而有改變現實的力量。

這部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培養正確的世界

觀及人生觀，鍛鍊正確的思想方法及行動方法。或者說：「我們借此可以得到正確的認識，變革自己的意識，更進而建立起健全的生活實踐。」

在開始研究我們的新哲學理論時，應該特別注意到下面幾點：一，存在和思維的關係；二，物質

的特性；三，基本法則的運用；四，本質和現象，根據和條件，形式和內容，必然和偶然，可能性和現實性……請範疇的了解；五，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六，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的研究；七，實踐的

作用。（尤其是把我們所學的哲學應用到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實踐中去。例如給予例證主義，唯武器論，民族失敗主義，托派等謬誤理論的揭破與批判是。）

如何研究哲學

大眾哲學

思想方法論

通俗辯證法講話

現代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概論

現代世界觀

辯證唯物論教程

李崇基	讀生〇・一五
艾思奇	讀生〇・六〇
艾思奇	生活〇・三〇
陳唯實	上維〇・六〇
沈志遠	生活〇・三〇
李石岑	世界〇・九五
塔爾海瑪著	崑崙〇・八〇
李達譯	崑崙一・六〇
西洛可著	
李達譯	

新哲學大綱
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

米定等譯 讀生一・二〇
艾思奇等譯 商務二・四〇
沈志遠譯

唯物論

另外有一本辭典可以介紹給讀者的是沈志遠編的新哲學辭典，筆耕堂版。

雜誌方面可以參看譯報周刊的「知識講座」及

自學旬刊的「通俗哲學講話」。

關於哲學理論的實際應用方面，那是非常之廣的，它牽涉到各個部門，不是這裏所能羅舉，現在僅將普通尋常看到的，關於青年修養，人生觀，及民族解放運動等方面，介紹幾本在下面。自然這是應該與「理論」的研究連繫起來，而從一開始就應該在一齊去研究的。

哲學與生活

如何生活

新哲學的人生觀

青年應該怎樣修養

青年的修養與訓練

社會哲學概論

民族解放與哲學

救國言論選集

論持久戰

艾思奇 讀生 〇・四〇

柳湜 讀生 〇・四〇

胡繩 生活 〇・三五

貝葉 生活 〇・四〇

平心 生活 〇・九〇

趙一萍 生活 〇・七五

艾思奇 讀生 〇・一五

陳紹禹 文化 〇・八五

毛澤東 譯報 〇・一二

哲學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應用的書籍，可參看本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課外閱讀書目」裏的關於抗戰方面的書籍，因爲篇幅關係，恕不能一一列舉，尚盼讀者能隨時隨地留意。



給妹妹的信(四)

吳觀周

研究無線電

彬妹：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

！——李白。

“Bare ruined choirs 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沙氏比亞。

邇來金風蕭颯，客居異地的我，本來已經滿充着秋意了。來信祝我秋安，又有「月到中秋分外明」

之句，更使我感覺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了。憶昔夜讀歐陽子秋聲賦，愴然有感！汝時尙幼，不知我悲點什麼？「一二八」事變那年的

秋天，我藏拙家鄉，每晨同你在菜園裏行深呼吸，我說「梧桐雖落葉，菜地猶留青。」要你續二句，

你說只能用白話，當時你舉目望遠山的楓樹，就以「楓樹羞誰到？葉兒都紅了。」作答。我說你以誰

代秋固佳，不過女性色彩太重。回憶往事，歷歷在目。現在交通不便，離相去不遠，已成天涯海角，關山雲樹，能不興感麼！

這回用秋來開篇，不是沒有意義的。原來無線電波在夏天進行時，往往受空中天電的干擾，收音機裏就有「咕」「咕」「咕」的雜雜聲。一到秋高氣爽，這毛病就完全沒有了；並且聲音格外清晰響朗。我們無線電迷，喜歡冷天不喜歡熱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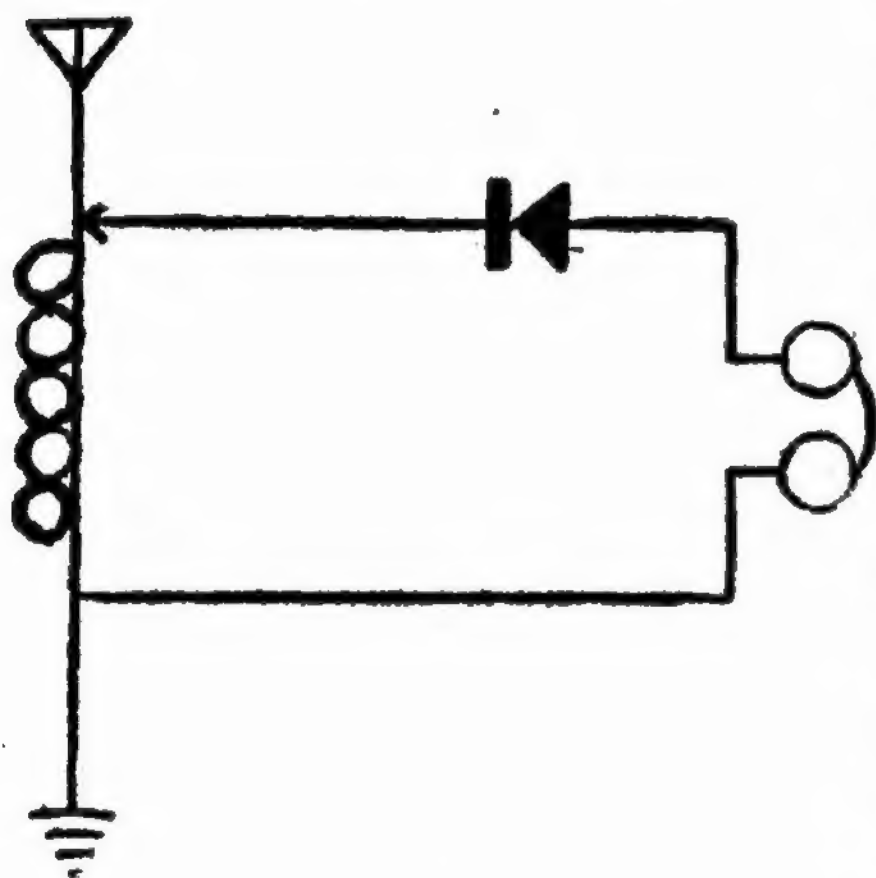
，更不喜歡霉天，就是這個緣故。

我知道你是相信我的話的，但我寄給你的信

——給一個「紹興婦女」的信，是叫「上海婦女」轉交的。「上海婦女」是初會，不見得一定相信；

所以我這次要講一講一隻最簡單的收音機的做法，請她們用實驗來證明一下，好在化錢不多，就能完成的。

況且上期說無線電波先生業已光臨，我們爲着小心起見，照顧前後門，既不掃榻以待，又不倒屣相迎，隔了一期，這回可不能再遲了。我們要招待他，第一就請他進會客室裏坐一坐，方得聞其警款



(圖八)

。所謂會客室者，就是收音機，收音機從礦石機起，一燈機，二燈機，三燈機，直至十餘燈機都有。猶之鄉下人家有二隻竹椅子可以會客，都市裏的闊人，則非三用沙發不可。這回爲佈置容易，人人能做起見，就以最簡單的礦石機開頭。

上面是一張線路圖(圖八)。天地線的符號，我們已經知道，不必說了。現在有三件新的符號，須詳細地解釋一下。



這是礦石，就是礦質結晶體。

如矽石，矽炭，鐵硫礦，鉛硫礦及我國藥店裏出售的自然銅都是。其中以鉛硫礦爲最普通。市上出售的

礦石有活動與固定二種，活動者其接觸點須時尋覓，以求其最好最響亮的地方。固定者已經試好，不必調整。(其式樣如上圖，)比較方便，所以用者頗多。其價約一二角，買時連有支持礦石的腳及螺絲。接連法是一頭接天線，一頭接聽筒的腳。牠的作用是這樣的：因爲無線電波的週率，極少要有十萬，即一百K.C.。但人的耳膜能够聽得的週率爲十五起到二萬，如果低於十五或高於二萬的週率，人都「聽而不聞」的。原來聲音激動空氣，便牠一疏一密，振數多是音調高，振幅大是聲音響。女

人的聲音比男子振數多，所以清晰尖銳，宜於歌唱。但是太多了，如無線電波那樣，就聽不得了。其唯一方法，只有賴礦石來檢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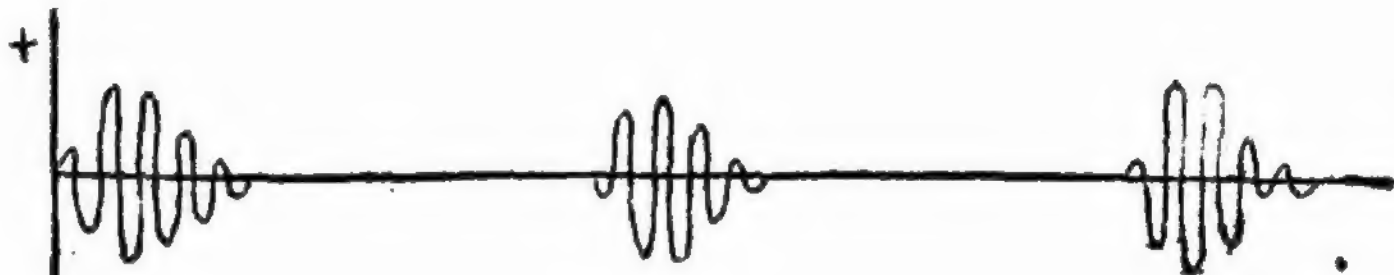
什麼叫檢波？此地又非圖來說明不可了。圖九是無線電波的形狀，使牠通過礦石後，因礦石只准電流通過上面一部份，下面一部份却被阻住，結果就成圖十的樣子。同時聽筒上鐵片的振動，成了圖十虛線所示。週率減低，人耳能聞了。其所以如虛線者，因鐵片有惰性，決不能依高週率一樣快的振動，正同紹興俗語所謂蒼蠅不能跟得雁鵝飛一樣。

上圖是聽筒的符號，牠的形狀如圖十一。前信上說過：用磁來誘導能生電，同時電通過導線亦能生磁。磁有天然磁石，五千年前，已在小亞細亞地方發見。電亦有天電。所以究竟是電生磁還是磁生電，正同雞生卵，還是卵生雞一樣。聽筒是利用電生磁的原理



(圖十)

製成的。可以套在頭上，不必用手支持。其內部構造，爲一塊磁石，形狀如英文字母的U，兩端用極細的漆包線圍繞。(漆包線是銅絲以漆塗之，使牠絕緣。還有絲包線是用絲包的，紗包線以紗包之。其中以漆包線占地最少而價最廉。)轉數愈多則聽筒愈靈。雖磁石少許有一塊圓形的薄鐵片，平時這塊鐵片，只受原有的磁石吸引，但並不吸住。如果有電流通過細線的時候，就依照牠的強弱產生磁力，使鐵片忽吸忽放，振動而成聲音。聽筒的二脚，一隻接礦石，一隻接地線。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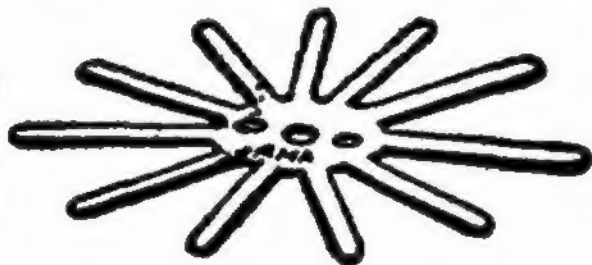


這是線圈。先

向無線電材料店購

一塊蜘蛛網板，價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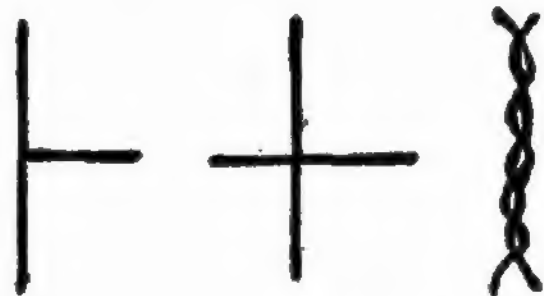
數分，牠的形狀如圖十二。牠的內徑爲廿五公厘，外徑爲七十六公厘。大點的也可以用。再買廿六號漆包線二十餘碼，一上一下同編竹籃似的編在蜘蛛網的板的齒上，每繞廿轉，將線上的漆刮去，並且留長一些，以便接礦石的一頭。共繞八十週，繞時頭尾各餘長幾寸，如是連當中刮去漆的地方



(圖十二)

共有五個頭。實驗起來，覺得接在那個地方最好，就將礦石的一頭，接在該處。這叫作蜘蛛網形線圈，還有圓筒形的籃形的窩形的，下次說了。

二線相接，最好用鐵錘。但我們爲簡便計，亦可用手絞合，如下圖。不要用繩子的打結，因打結的接觸點不多，用以支物，固然可以；用以通電，則阻力大增了。如果買四只接線螺絲，每只價約一二分，要接在一起的線都接在螺絲上，亦很妥當。譬如地線接在一隻接線螺絲上，線圈的末端同聽筒的一脚都接在牠的上面，這樣就互相連接了。線路圖裏如上面的符號，是二線須連接起來的意思。



全機可以裝在厚的紙板上或薄的木板上。礦石機在收音機中本來是簡單的，而這隻礦石機又在礦石機中爲最簡單的。原因爲初學者容易動手。當裝好的時候，再按照圖樣查一查，接線有沒錯誤？如果沒有，就將天地線接上，聽筒套上耳朵。再將礦石的一頭——就是線路圖裏有箭頭者，在線圈出頭的地方去接，試一試接在那個頭上最好。(線圈上有五個頭，除一頭與地線連接外，還有四個頭可試。)試好後，抑揚婉轉的語言音樂就來了。不過收音距離不遠，如在上海可以收本埠的各電台，你在紹興，只能收越聲廣播台。秋季是很適宜於收無線電，上面已經說過，文學家對秋悲觀的，科學家則否，Arthur Mee 氏在他的巨著 Popular Science 第二卷上舉出許多實事，證明秋爲一年中的第二個春。(The second spring time of the year) 所以我也祝你

秋安！

觀周十月廿三日